

1141





誠齋集卷第一百十六

廬陵楊萬里

廷秀



傳

李侍郎傳

李椿字壽翁洛州永年縣人父升進士起家以廉士稱靖康之難汴都不守虜大掠升護其父泰以背受刀與其長子相繼卒椿殯三喪侍後母張避地邇湘踰嶺備嘗艱窘用父遺澤補官初調潭州衡山縣尉丁母憂服除調桂陽監司理參軍臨武寇作求盜者禽致三十九人鞠之才六人抵死又誣為官軍鄉



道者父子三人通寇釋之調衡州軍事判官郡守陳  
正同怒永民張臣泗証以死刑椿鞠其獄竟直之再  
調寧國軍節度推官豪民執偽春奪陳氏田陳父子  
斃于獄妻又將斃辨偽取田歸陳氏元顏亮將渝平  
丞白守宣近江宜為備因為絃理繕城池葺軍械料  
民兵宣恃以無恐張浚節制兩淮軍馬辟充準備差  
遣浚拜宣撫使又拜都督連辟椿為屬是時賓贊之  
盛皆一時選至經營兩淮形勢事宜緩流民布屯戍  
調軍情若山水隘險要涉歷周遍規度精密皆椿力  
也癸未之春將臣有以托詩之議聞者下其議督府

椿方奉檄至巢亟移書浚之子拭言藩障不固儲備  
不豐將多而非才兵弱而未練節制未允議論未定  
彼逸我勞雖得地必不守未可動也歸至合肥師已  
行矣復致書于浚言大將勇而無謀願授成筭俾進  
退毋損威重後皆如椿言是冬浚入覲事少異椿勸  
之去來年春浚出視師小人之黨已勝浚跡甚危而  
浚自以宗臣任天下之重誓當捐軀死而後已椿又  
連書趣之去初椿得監登聞鼓院在賊數月有所不  
樂請通判廉州未赴召對除知鄂州至鄂首行懇田  
復戶數千曠土大開軍民有爭一畝以法王將忻服



以治理聞移廣南西提點刑獄洪前使者未竟之獄  
縱釋數十百人盛夏行部屬毒弗避宇戶慮問人人  
諄悉退閱文牘一夕千紙廢發運司所復昭州金坑  
禁瓊管仕者買土物復移荆湖北路轉運判官許奏  
事行及近旬屬時宰方謀遂止人逆忌公促便道文  
部抵鄂會歲大侵官配民備未賑糶民爭于糶而官  
下其估高舟不至米溢湧貴椿損強配之數馳戴抑  
之直未幾四方之米輻輳賤十之三漕計之數常賦  
有定數乃有歲糶代發之米凋殘未盡復乃有增起  
二分之錢椿奏乞蠲其額寬其期入楮券壅滯請通

以錢吾糶侵民請從市直監司行部多從吏卒擾州  
縣椿單車以行不將一輩所至之州就取吏卒以為  
使令行前又戒吏其所當問事各條例為籍按之以  
問無復相通為奸携私錢自給一不受餉台為吏部  
負外郎頃之因議郊赦有旁人讎殺並與釋罪者椿  
白執政曰此椿在廣西李域事一時有詩耳非可常  
行也當剛執政愧謝曰都司無人除樞密院檢詳諸  
房文字時張設僉事樞密會小吏有持南丹州莫酋  
表求自宜州市馬者因說以聞椿白說邕遠宜近官  
非不知也故迂之者豈無意哉莫氏方橫柰何遵之



以中國地里之近請治小臣引改邊事之近說又建  
議募民為兵以所募多寡之數立為賞罰之格以勸  
沮州群椿白說賴吉撫漳汀等州俗劬悍募之易也  
湖北瀕蠻掠西淮南凋敝恐有以捕為募者必驚擾  
請毋限額積兩事忤說語人曰吾乃無一可耶椿不  
自安驟請捕外 上疑之以問執政參知政事鄭  
聞以寔奏 上令諭以安賊未幾說罷遷左司員外  
郎兼權檢正深疾吏姦每裁正之輪對言三衙諸衛  
沿江蜀漢之兵有用之兵也當益者也諸州將兵禁  
相兵無用之兵也當銷者也然銷之有道死已勿補

二十年之後無復無用之兵也異時寧以松江蜀漢  
之兵分屯諸司州可也又言穀帛本也錢末也今穀  
帛之說變而為錢此穀帛所以愈輕而錢愈重民何  
自而不貧願正賦法更祿令多卑之以穀帛而寡卑  
之以錢請補外除直龍圖閣知隆興府江南西路安  
撫使改荆湖南路轉運副使又改都大提舉四川茶  
馬使復歸湖南建請減桂陽軍月椿錢歲萬二千緡  
折民稅指銀之直免戶部配鬻乳香衡嶽廟火椿言  
廟游火天宴歌其非制請除壇以祭而不屋毋違典  
禮毋煩財力不報查寇作師臣絢椿被旨權湖南安



撫時江西兵已集寇勢窘謀復乘虛徑湖南禱嶺外  
公當敗衄之餘兵備軍弱遣一將數百人悍禦于攸  
茶陵安仁柳桂陽之境指受合事宜寇卒不能再至  
事平請諸朝歲分兵以戍相陰平江益陽龍陽  
產茶之地召歸有言軍政之敎曰近者鄂渚大軍二  
十捕茶寇數百亡失過半小寇尚尔如大敵何上乃  
得盡聞外問軍事除司農卿椿會大農歲用未百七  
十萬斛而省方見米僅支一月或兩月歎曰真國其  
國矣力請歲儲二百萬斛以為一年之蓄又請自南  
庫給錢以為糴之資又請糴洪吉渾衡軍食之軍及

鄂商之舟及取江西湖南北寄積之米自三總領所  
迭輸中都又言制國于用者曰今倉庾所用一月當  
一月之粟帑藏所給一旬貸一旬之錢而未有豐儲  
倉之積米錢有南上庫之積所謂積者本非有餘也  
移東就西耳朝廷之典戶部遂分彼此告借之典  
索償有同市道此陽城所以惡裴延齡者願徵佞臣  
之欺草而正之皆不果用臨安捧守椿在議中參知  
政事李彥穎曰李椿于人無委曲上曰正欲得  
如此人遂兼權臨安府異時守臣走權門奉約吏民  
事一付吏椿身親文牒簿書不避告察寡弱得伸權



貴屏息私謁不至故事府中有人承受公事守至不  
謁椿弗謁怒因諭 旨故遷延以相沮傷椿曰廟  
堂無所用承受德壽宮送內人四華鞠大事宴甲炆  
而誣乙一問得情市有人近大閭之舍怒採者不專  
遣兩親卒至府庭趨驢椿奏下兩卒大理觀望復逮  
府吏卒椿即委府取于其貳而自劾有 旨狀兩  
卒釋府吏卒抗僧跌蕩憑藉松宇數百間因有奸事  
椿悉取其宇以舍中都官旋解府事椿在府至三月  
云因轉對言易二五剛柔之義曰以九居五以六居  
位當之卦十月六宜無不利而辭多以六居五以

九居二位不當之卦十有六宜有悔咎而辭多言益  
君以剛健為體虛中為用。虛中以行其剛健臣以  
柔順為體以剛中為用用剛中以守守其柔順  
陛下得虛中之道以行其剛健之德矣未見有剛中  
以守其順之臣臨九二未順命者剛中之臣也遯六  
二同志者柔順之臣也頤觀象玩辭取九二剛中之  
臣或未即順命究其義而無虧則信而順之察六二  
柔順之臣或挾情固位而無執守則速而遠之執政  
茲不悅久之求去除江南西路轉運副使選前賊諱  
行 上曰卿未可以遠去改知婺市皮角若干而



筋居立千斤椿奏牛之筋四兩是屠二萬牛也上為  
收前詔除吏部侍郎言民貧多盜非國之便願令有  
司各疏冗食之司省者監司疏一路守臣疏一州上  
于朝義而省之上善其言委椿疏婺州事上  
之椿為吏部請荐舉陞改奏狀限半年而達以草欺  
奪選人酬賞許後收用以勸勞効戶部酒庫監官不  
計避舉以分銓選秀鄉館客周荃時涯湖州戶掾椿  
言荃未銓誠目衡待次人闕選法奏改負外置不預  
事上親慮因命椿與張掄叙因徒掄官承宣使  
奏贖欲列名椿右眷不可白丞相丞相令先掄椿退

謂權要恃恩不足恠廟堂曲徇為可畏章奏言臣固  
知承宣使序權侍郎之上但使事以閤門副侍郎耳  
所被旨臣名實在上不可不正章未達而事聞掄函  
罷時上獨檻机務羣臣媮免椿言天下國家譬之  
一身居為元首而在上臣為支體而在下臣故有腹  
心之臣股肱之臣手足爪牙之臣耳目口舌之臣易  
經八卦六曰乾為君為首坤為臣為腹六子為足為  
股為耳為目為手為口今陛下焦勞于上百官  
逸豫于下弭令未允輿議則曰自出上意除受  
不厭眾望則曰由命中出大臣不弼侍從不規給舍



不駭臺政不論是人君獨任一身之責也願體乾剛  
健委任責成使腹心肱股手足爪牙耳目口舌之臣  
各盡其職侍衛司兵因競而碎僧寺新補軍頭乘忿  
而標都市朝廷不深治椿奉張彞之事為戒言官  
彈劾不勝去賊所從風聞者坐黜隸椿言非置臺諫  
耳目之本意軍者結羅者以搖主將擴摠椿請嚴階  
級之法又極言閹者之盛曰自古官之盛衰繫有  
國之存亡其盛也始則人畏之甚則人惡之極則羣  
起而攻漢唐勿論靖康明受之禍未遠今畏之矣未  
甚惡也有以裁制之不使至極則國家免于昔日之

患官官亦保其富貴願官置蚕室而限其數復祖宗  
之制官高者補外又門禁宮戒之外勿使預于人材  
政事又嚴士大夫兵將官與之交通之禁上聞  
靖康明受之事嘖嗟久之曰朕幼亦聞此納疏袖中  
最後為上極言邊備次奕為諭曰菽有強弱統  
奕之有優劣奕固以優劣為勝負而又論先後為此  
易之所以貴乎豫今春虜加無礼于吾使人所以備  
之不可不豫歷疏保淮之地有人曰楚曰盱眙曰招  
信曰濠曰渦曰口花屬曰正陽曰光保之地有四曰  
高郵曰六合曰巢湖口曰北狹閩若保淮之地計今



之事力或未能及則保江之計在所必守其事如此  
近事如此又襄陽宜屯一軍應城以為近援又荆南  
屯軍宜從江之南以備呂蒙取閔羽之故智又論瓦  
梁濡須之形便 上與往復商略春以病賜告  
請奉祠許既朝竭力請甚哀 上察其誠惻然許  
之除集英殿修撰之寧國府改知太和府將發賜尚  
方詔劑當塗塞采石重地 上意屬以一面椿  
請有机密章奏願從通進司以聞皆從之既至力圖  
上流之備上言州管禁軍舊 籍二千七百而羸今  
裁一千一百而縮欲宿寡若簡橫江水軍千人選將

練習緩急列監以直裕溪上可以緩東關濡須下可  
以應采石又言采石水軍舟多卒少欲以步卒之半  
為水戰之用或利而進則舍舟登岸不專東召之備  
而為往來巢湖必保濡須之計又言沿江津渡宜隸  
南岸時和州利美商舡開支港首尾屬之江椿曰是  
自隳天險也奏之上亟遣塞之居歲餘年六十九即  
請老 上初惜其去章三上乃以敷文閣侍制  
致仕越二十年湖南謀師兵役之後思有以鎮之  
上以椿為重厚遂落致仕進顯謨閣侍制知潭州荆  
湖南路安撫使再辭不得請乃強起至亡幾何悴者



蘇疑者釋復如盛時 朝廷下府議復稅酒椿  
定其議府貫民物積不償者椿至一錢悉償之斗酒  
十錢亦不妄用故人賓客助以私財縣有羨賦州竭  
取之縣以不可為椿歸其半民事必躬剖決如縣令  
然歲旱振廩初分下一紙之令而定蠲租十一萬給  
常平米二萬糶又救萬民免流徙前守創新軍曰飛  
虎驩議未息椿曰長沙鎮壓蠻檄枕湖旣嶺二十年  
間至三乞師可無一軍且以費縣官四十三萬緡何  
可廢也亦在取之而已椿善遇其將而責之訓厲俄  
而枝擊精紀律明隱然為強軍異論帖息 上說

進其將一官柳故多盜而又厚賦民輸田租率一斛  
官取倍之又八斗椿曰何自弭盜請損之今為二斛  
而減其一斗為民稍寬未滿歲請復致其仕 詔  
曰不可章又三上言極危苦乃進教文閣直學士致  
仕年七十有三椿年三十始學易有得不着訓傳或  
先儒未言則遷之在臨安奉 詔揮靈隱寺主  
僧椿復于 上願崇先聖之道正人倫之本毋  
鬻度僧牒撒無名佛屋漸汰游惰歸之農業椿莊重  
簡淡宕寔然有守泊然無欲而夷其中夷易平直庶  
不異衆介不絕物不比權貴亦非矯勵每曰不幸值



要人亦忌而敬之。上常亟稱其樸直云。椿嘗議渡江以來茶法之弊，謂官撫空券市之國戶州縣歲額配之于民，卒有賴文政之寇，請更法。初廣西監法官自鬻之後，改鈔法，漕計大窘，乃盡一路田租之米二十二萬斛，令民折而輸錢，至五倍其居。未既為錢二十余州，吏祿兵稍無以給，則又損其估以市米于民。曰：知糴曰招糴，民愈病。久之鈔弗售者三年，椿請改法，從舊除民折苗。知糴招糴官民俱便。椿初在漢府，即在兩淮屯田之策，欲令兵民雜耕以楚泗滁濠之田給鎮江之軍，廬壽無為之田給襄郢之軍，先

黃之田給江池之軍，襄郢安隨田給襄郢之軍，俾之自耕，自收其利。軍分為二歲，送耕焉。庶幾地利闢，邊儲廣，軍事足。士乾道之初，波江四十年矣。比來諸軍卒老且病，于爰立法太去養之。諸州然廩不時而諸州不困，新軍未戰而舊人已空。椿言已汰者宜善視之母，使失職未汰者可勿汰，毋給全廩。其子弟不願沒者以為效，毋失疆壯可以壯牧士卒之心。寬州郡之力，壯軍伍之勢。又言中原歸者待之宜有別，若河朔起事推敗而來者，山東旱蝗流徙而來者，逆虜入寇避死而來者，與大將通約先後而來者，皆吾赤



子其優之宜也。亦或可用也。然優之之恩厚于上軍，以怠我舊人不可也。薄于降虜以怒仗義未歸者，亦不可也。至于遼東逃而來者，符離降而來者，蓋雖敵之餘孽也。貸其生足矣。宜悉置之江上。諸君下者，分亂部伍之後，高者假以添置軍賊之名，勿散之州郡，勿屬之軍馬，勿令出入于禁衛，可也。男二人，毅夫正夫，椿居官倦而法官獨不入中門，家人不用公家供帳，始至有新帶幕必撒而藏之，以須迎新去之日。不私一物，餽餉非律令所應受者，卒歸之。公帑素篤風誼，同僚李受死，有女桑，民間贖而育之，嫁之云。

嘉定元年春三月

男長孺

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茂良

校正



誠齋集卷第一百十七

誠齋集卷第一百十七

誠齋集卷第一百十七

傳

蔣彥回傳

豆盧子柔傳

豆腐

敬侏儒傳

短燈檠

劉國禮傳

節行

廬陵楊萬里

廷秀



李台州傳

孝義

共計五傳

蔣彥回傳

蔣彥回名諱零陵人也居郡之南郭少辟家入太學既無過於有司則嘆曰士必富貴而後得志耶棄而歸市書數千卷閣以藏焉築園植花木葺亭榭以讀書於其間未幾園產玉芝遂以名焉山谷黃先生貶宜州過而賦之是黨禁密甚士大夫有願望心先是郡守丁注有玉芝園山谷之詩蓋次其韵也下見之

懼易其本韻二三以異焉教授侯思孺者一日哭入郡士某之家命其壁山谷留題者將以告于廟主人亟刻之乃已惟彥回日從山谷游藏去其詩文字畫二百余紙山谷亦樂為彥回作也寔從寧三年三月也明年九月山谷病革彥回聞之往見焉至則山谷大喜握手曰吾身後非彥回則誰付乃盡出所著書示曰惟公所欲取彥回乃竟不私片紙山谷既卒彥回買棺以歛而以錢二十萬具舟送之歸雙井云道卿先生謫居永彥回復從之游驩甚未幾道卿復有昭州之命留其大夫與其子僦民室于太平寺後



以居乃行彥回寔經紀其家同其患難而周其乏困  
道卿卒月致二書以謝蓋深德之其後北歸臨別之  
詩可見矣嗟夫事窮乃見節義此韓退之為父故之  
交而言也若彥回之于二先生秦越也非有平生之  
素而能慕鄉乎二先生之風既賢也已况二先生當  
蛟龍熊豹桮桮徐牙之鋒賓客落而朋友缺淹汨泥  
塞于荒遠寂寞之地望風而憎無仇而擠者滔也  
而彥回至于死生之際而不變此古之賢且仁者族  
且親者恩且舊者犹或難焉彥回能之可不謂賢矣  
哉予采丞邑訪其所謂玉芝園者但見荒園野草而

已問其子則觀言者在老矣顧其家貧甚觀言居之  
淡如也其猶有彥回之風與問彥回之遺事所言云  
爾其人頗朴而屯純緣其言可信也且出道卿之翰  
墨七篇讀之使人三嘆而恨不出乎其時又曰山谷  
美丈夫也今畫者莫之肖觀言年十五在旁見其喜  
為人作字及留題于吾鄉人士日持練素以往凡工  
如積忽得意一掃千字一日訪陶豫置酒且令人  
訊除其空之壁先生曰何為者豫維立而請曰敢句  
一字為寵光先生曰諾酒半酣起索筆大書下語驚  
坐今亡矣且忘其詞又曰道卿對人寡言終日拱手



不下帶其莊敬如此又曰先君子有文集若干卷傾  
大盜孔彥回屠城寸紙不遺余矣予太息而為之傳

### 豆盧子柔傳

豆盧子柔者名鮒子柔其字也世居外黃祖仲叔秦  
末大旱兵起仲叔從楚懷王為治粟都尉楚師不飢  
仲叔之功父劫自少已俎豆于漢庭諸公間武帝時  
西城浮圖達摩者來鮒聞之往師事焉達摩曰子能  
澡神慮脫膚學以從我乎鮒退而三沐易衣刮露牙  
角刮出誠心而後稱見達摩。欲試其所蘊之新  
故于是與之周旋議論千變萬轉而鮒純素自將寫

之不滯承之有統凝而謹焉粹然如玉池達摩大悅  
曰吾師所謂醍醐酥酪子近之矣因薦之上曰臣竊  
見外黃布衣豆盧鮒潔白粹美淡然于世味有古太  
羹玄酒之風陛下盍嘗試之詩不云乎不素飡兮  
鮒有烏上方急邊功曰烏用腐儒元鼎中鮒上書請  
以白衣從煮枣侯博聞使出塞上戲鮒曰卿從煮耶  
將博耶鮒曰臣愚維不足以充近侍執事然熟游于  
煮博二子間未嘗間煎阿匱願得出入將部片言條  
白未必語言無味也止曰前言戲之耳若卿白面書  
生諸將豈肯置卿齒牙間哉遂拜太官令時上篤信



祠祀詔鮒典名儒公羊高魚豢同寶雞之祠鮒雅不  
喜羊魚二子曰二子肉食者耶殆將汙我不得已同  
盤而食深恥之頃之祠甘泉齋居竹宮屏葦酒獨召  
鮒：奏曰臣麤才不足以辱金口嘉納臣友人汝南  
牛氏子穀音如聞衆柔而美頤奉以自代上曰牛氏  
子美則美矣而其言孔甘朕不嗜也是夕鮒有所  
獻上納之意甚開燕夜半上思鮒所獻覺肝脾間嚴  
冷召鮒問曰卿所言常多典姜子牙輩熟議耶鮒曰  
臣適呼子牙而未至上曰卿凡誤朕腹心乃罷鮒召  
鮒子二人夜拜其長為溫衛侯次為平衛侯自是絕

不召鮒鮒深自悲酸發于詞氣而公羊高等得志惡  
鮒異已因譏于上曰豆盧鮒所為人焉瘦哉者也鮒  
遂抱甕隱于滁山莫知其所終太史公曰豆盧氏在  
漢未離也至後魏始有聞而唐之名士有曰欽望者  
豈其苗裔也鮒以白衣遭遇武皇帝亦奇矣然因  
浮固以進君子不齒也

### 敬侏儒傳

敬侏儒者名子不字承登以字行徂徠人也祖伯松  
長身碧髯膚甲如龍時人許其有棟梁之用伯松不  
樂也遊于徂徠山樵郡人有採藥至山見伯松悅之



久之樵郡人謁伯松曰聞君長子元明者未娶我有  
隣女善夜績者願為執柯可乎伯松拒之不得免焉  
未幾伯松得軟脚疾中風卒子元明竟隨樵郡人去  
次子叔材即承宣之父也叔材因從公輸子奉使僑  
僑國樂而家焉娶胡婦生承登長二尺叔材怒曰我  
兒亦僑僑耶其妻笑曰所謂甥多似舅後携承登歸  
徂徠市時漢元光二年里人見承登莫不大笑承登  
曰吾身雖短而心甚長因發憤力學終夜不寢雖鑿  
壁囊螢之勤不過也數年大明經籍言之炯然如明  
星焉武帝乃求賢良徂徠推上承登上暮召見其侏

儒心輕之乃親策于庭問三登太平之治何修臻此  
承登對其略因承之學所謂一燈明滅者何足以奉  
大對雖然螢燭尚足裨日月 帝點竄而異焉因典  
語問漢家火德終始承登奏曰臣本強然常聞火在  
木上云云 上喜不覺夜半前席遂登科遷登州太  
守拜公丞相丞相夜見之東閣承登故人茅火心麻  
子游陶缸皆在坐承登遂歸帶三子而白丞相曰鄙  
人淺短主上以侏儒畜倡優畜之誤蒙相君燭其寸  
長然鄙人之學所為借明于三子者丞相遂留四人  
于東閣後一夕丞相召問攘甸奴之策承登獻一足



記曰足兵食士丞相大悅因嘲承登曰吾聞日烏一  
足君而亦有三足耶上內興祠祀外視四夸國家多  
事丞相終日在中書治事不暇與承登游夜歸讀  
春秋府吏散獨留四人者同一書凡承登尤愛幸丞  
相每曰微承登則茅氏麻氏陶氏三子者能未隊于  
地乎三子亦曰唯、後丞相稍倦于學而將作大匠  
者嫉承登之寵因諷丞相曰昨夜東方生以上云公  
孫某暗于知人而以敬侏儒為上客臣朔飢欲死  
侏儒飽欲死丞相其戒之丞相默然將作大匠因薦  
承登同姓敬子長丞相自是親子長而稍踈承登矣

子長身八尺蠟言甚佞又善以照知丞相娛樂之意  
而曲從之焉且又有內援丞相久不見承登一日因  
子長在後堂為長夜之飲偶顧承登寥寂召之既至  
承登精采昏倦而面目垢污又冠一小圈帽狀如仰  
盃丞相侍姬皆掩口失笑不已承登因發怒罵丞相  
曰人言齊人多詐果然以今夕之荒淫知前日時秋  
雨霽相親而卷詩簡編者皆偽也丞相大怒命老卒  
曳出牆角太史公曰公孫丞相聞東閣以延天下英  
俊之士輻輳而敬承登為上客每至則一坐皆起亦  
可為能不以貌而取人矣卒以子長踈而去之相業



之不終有以也夫雖然承登之賢難以遇而子長之  
佞易于合不為易于合也合則不可去也所從來古  
矣士君子之學而仕未始不與承登遊者然吾見其  
初而已至一惑于子長則往而不返者萬水一波也  
亦何以議公孫為哉

### 劉國禮傳

余故人劉琥字國禮武臣也始余為永州零陵丞國  
禮監戶部贍軍酒庫居相近情相好也及余在朝列  
而國禮調臨安府壕寨官居無以自食家于湖州新  
市一日來謁予求薦于當塗士大夫予無以塞也獨

念湖州太守薛士龍名李宣者與余最厚因而以書  
薦之謂國禮之才以劇繁無所不可為薛信焉任焉  
遂知焉薛侯既死國禮無所以歸久之臨安官期既  
至國禮之官適與余並舍每言及薛侯國禮未嘗不  
泣也夫世之相與利焉而已矣曰義焉者非性焉則  
學又非學焉則却國禮武夫未嘗學也其却與貌可  
皆泣不可却也其性與吾不知之矣並居一年余以  
守臨漳而去焉國禮留也余行國禮追送余于龍山  
白塔寺載酒勞余下及僮僕當世之賢人君子與余  
為道義之交者何數也彼獨曰利之云乎至是前日



所為道義之交者漠然矣而國禮獨如此何也及其  
別國禮又注謂其注偽乎施之予則可施之薛侯夫  
亦偽為乎哉後三年余守常州與國禮府居新市不  
達欲問其消息未能也余子壽仁試南宮問之故居  
之隣鄭蘊者則曰嘻國禮死矣問其家則曰其妻執  
節而不嫁頌嘗鬻饅于門以長育其長曰永歌者今  
君某市集舍也不惟其妻不嫁也其妾六人者皆不  
嫁也壽仁既歸為余言國禮事余于是泣且歎曰國  
禮皆家事余知之其妻江故倡也永哥者永某氏子  
也國禮夫婦首以為己子而所謂六妾者江氏馭之

極慘今國禮既死其妻若子若妾宜其散而莫之聯  
也則聯而莫散也不亦懿乎大抵人之情聞倡之名  
則掩鼻矣聞非己之子則異心焉聞其主母取其妾  
不以人理則怒發焉使是三人者而居焉而無主翁  
以緹之焉欲其不渙然離也唯哉而國禮之死其家  
妻子若妾乃非相恩相維甚於國禮之未死可敬不  
可敬也今士大夫往朝死而妻其夕去之矣有不  
愧于國禮之妻者乎不惟有愧于國禮之妻也有不  
愧于國禮之妾者乎不惟士大夫之妻而已也士大  
夫立人之朝食人之祿社稷之臣曰吾死社稷封疆



之臣曰吾死封疆及一旦有急有不愧于國禮之妻者乎不有惟愧于國禮之妻也有不愧于國禮之妻者乎余既以告壽仁因私書之不使其不傳焉

李台州傳

李台州名宗質字某此人不知何郡邑母展婆也生宗質而罹靖康之亂子母相失宗質以父蔭既長仕所至必求母不得因家司馬季司官蜀宗質曰吾求母東南無之必也蜀乎從之西舟所經過州若縣若村市必登岸偏其地大聲號呼曰展婆展婆至暮哭而歸不食司馬家人哀之乃寬譬之乃飲泣強食季

思秩滿東下所經復然竟不得至荆州復然日旦夕號呼嗔痛氣憊小憇一茗肆垂涕坐頃之一乞媪至前揖曰官人與我一文兩文宗質起揖之坐禮以主既飲若問其里若姓媪勃然怒曰官人能與我幾文錢何遽問我姓名我非乞人也宗質起敬謝曰某皇恐上忤阿婆願霽怒試言之何害恐或鄉隣或族親也某倒囊錢為阿婆壽媪喜曰老婆姓異甚不可言宗質力懇請忽曰吾姓展宗質躍然喜抱之大哭曰夫人吾母也媪曰官人勿誤吾兒有驗右腋有紫誌其大如杯宗質拜曰然右袒示之于是母子相持而



哭觀者數十百人皆嘆息泣不已宗質負其母以歸  
李思典家人子六泣自是奉板輿孝養者十餘年母  
以高年而終宗質亦白首矣宗質乾道庚寅為洪倅  
時予為奉新縣令謁之不知其子母間也明年予  
官中都宗質造朝除知台州朝士云李台州曾覲姁  
家也覲無子子台州之子予一見不敢再也亦未知  
其孝後十七年台州既沒予與丞相京公同為宰掾  
談間公為予言李台州母子事予生八年喪先太夫  
人終身飲恨聞之泣不能止感而為之傳  
贊曰孔子曰孝悌之至通于神明若李台州生而不

知母壯而知求母求母而不得而不懈徧天之  
半老而乃得之昔東坡先頌朱壽昌至今永歌以為  
美談若李台州其事與壽昌豈異也茲不謂之至孝  
通於神明乎非至孝而奚通神明非通神明而奚得  
母子每為士大夫言之聞者必泣人誰無母有母誰  
無是心哉彼有未嘗失母而有母不待求母而母存  
或忽而不驚或悖而不愛者獨何心與



嘉定元年春三月 男長孺 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茂良 校正

誠齋集卷第一百十七

誠齋集卷第一百十八

行狀

朝奉劉先生行狀

先生諱安世字世臣本貫吉州安福縣業桂坊曾祖  
故不仕祖贄故不仕父思贈右承事郎先生之先有  
諱德言者居安福五代亂里中子弟起兵衛井邑德  
言毅且賢推為師其扞及旁郡甚遠也不立名號亦  
不屬人

國初乃歸來

藝祖嘉之授水部員外郎為江南

廬陵楊 萬里 廷秀



發運使語在國史為先生八世祖自德言以前系世  
莫考相傳來彭城上義康徙安成郡子孫家焉今安  
福也先生之族自從祖溥以文章魁思科群兄弟策  
進士者六人薦名者三十三人先生之兄曰安鎮字  
鎮臣有文名以貢士客死京師先生詩尚少盡得兄  
之學諸老先生見者曰是不可量是為劉鎮臣之弟  
紹興初盜起先生奉其承事公避地適與二盜遇先  
生白承事公前行先生橫一杖以逆之盜有牽小留  
而承事公已遠矣先生亦免焉古書所稱孝足以感  
盜心者世未必盡信也現先生之事未知古人何如

且

紹興十四年十七年先生連荐名皆首送十七年再  
奉先生對策極言守令不才致民流殍其語痛刺骨  
考官不樂降在第四名登進士第授左迪功郎岳州  
司參軍兼攝錄事參軍有野人為傭保于大姓者父  
病謁至歸省主人不可野夫徑去主人以盜告官獄  
且如章先生爭之曰野夫以孝而刑謂此邦之人何  
岳民叫郡稱賀郡丞以文吏薄武人議月奪誘將俸  
十年先生爭之不得頃之諸將激其徒諱且變居民  
惶擾空城避之先生曰出納非守丞事也庸不在我



亟發帑取給當是時微先生几無岳州薛滿陞秩左  
從政郎永州州學教授先生嘗獨騎一馬諸學館墜  
而傷既受代先生未廖州家憫其客間貧病以攝宅  
賊廩先生先生受之將行先生恃所受歸之官為錢  
六十萬太守左史三公宣子驚異曰使士大夫皆知  
劉世臣二不有焉可也以荐者改秩左宣教郎知  
贛州雩都縣贛俗標且相訐先生至曰民無窳良也  
洲慝者改耳邑之大駟有孫氏鍾氏根結盤互異時  
守令瞪視莫敢拊具角牙一日從惡少推小民于市  
先生曰是敢命尔擒之吏素畏二氏疑莫先往先生

罷一吏乃能實之獄抵罪僚吏人士為之遊說先生  
卒不奪曰吾非教之誅也郡丞行部至縣訊先生  
以獻羨余錢五百萬先生曰縣之土田瘠而賦歛重  
耳將焉取余令可逐一錢不可得郡丞怒讒之守不  
聽讒之使者又不聽郡丞郡窮且愧乃作詩以遺先  
生先生謝郡丞亦謝先生之政主之以不猛繼之以  
不懈徃日：日晚而進晨食得疾以歸太守有憐先生  
者為之勾祠祿邑之民曰劉公非吾縣尹也吾父母  
也皆走送先生遣之不肯去以朝奉郎致仕享年六  
十有八终于家先生平昔排佛老不遺餘力嘗曰士



大夫而談此乃吾夫子之叛卒也至是遺命子弟曰  
喪祭不得以佛老為禮太夫人李氏贈太孺人配彭  
氏封孺人皆以先生貴男四人格非去非勝非知非  
女三人嫁李大年羅昌辰夔州錄事參軍竇依格非  
奏補將仕郎先生自太夫人即世每饋祀必慟哭奉  
承不謂之子先生之諸兄皆早世先生聚諸孤而  
衣食之每白承事公曰安世任此責願大人無所為  
憂承事公既沒先生嘆曰吾嘗計吾先君今日之事  
先諸孤後吾子田宅貨財秋毫無所分教諸猶子待  
其成畢其婚嫁先生之未仕也士之來學者百千人

有富貧慧蠢不同先生溉誨導人人自以為得先生  
學先生有文集三十卷論語尚書解二十卷先  
生之學不為空言其原委自賈誼陸贄蘇明允父子  
之外不論也故其文典其人皆肖焉然策第之日先  
生年四十九矣蓋其族夥應書之歲率以期功之喪  
而不得誠藝者凡二十四年使其逢之不運用之不  
狹其功用豈小哉先生仕二十年而貧如初然先生  
之四子以文相高先生曰吾為不貧矣先生之在永  
州請予郡立故權通判濂溪先生祠堂謂永之士曰  
周濂溪之不師柳子厚之師不可也是時丞相魏



國張公謫居於永每稱重先生曰寔學之士張公每  
相萬里見公公問劉世臣今安在好一講筵官也公  
未及荐以讒去先生尋六病矣如先生者不得用得  
用者不必如先生人不以是惜先生先生不自惜也  
萬里也先生門弟子之下者然後先生最舊及某丞  
零陵縣侍先生更未盡一歲萬里復得就先生而卒  
業先生之喪也萬里嘗見張魏公為張子韶侍郎服  
友之服又見澹庵先生胡公及羅長卿為清節先生  
服師之服萬里敬為先生制服焉因與先生之子去  
非謀請銘于名天下之非文辭者去非曰先生行狀

子當作萬里謝曰非其人也三辭不獲命乃叙以于

篇謹狀

宋故資政殿學士朝議大夫致仕廬陵郡開國  
侯食邑一千五百戶食實封一百戶賜紫金魚  
袋贈通議大夫胡公行狀

曾祖璉不仕

曾祖母夫人康氏劉氏

祖愷贈承務郎

祖母張氏封孺人

父載累贈大中大夫



母陳氏張氏所生母魯氏俱贈淑人

公姓胡諱銓字邦衡其先金陵人五季避地廬陵祖  
愷未仕而沒贈承務郎父載累贈太中大夫母陳張  
所生母曾俱贈淑人皆以公惟祖母張以百歲封孺  
人云大中氣慷慨以試有司無遇即棄去自幼起詣  
絕世強子記覽有質以古書者必曰是出某書某卷  
驗之而信年二十八太學議文不加點士咸驚異建  
炎二十年

上皇策士於維揚初擢公第一有媚

授文林郎撫州軍事判官未上

者竟第三  
昭慈聖獻皇太

后避狄於虔州狄鍾至公哀叱為兵与皇非士泰撫  
州太守張循軍合過其衝虜進論功轉承真郎權吉  
州軍事判官時郡盜四起守臣張中彥檄公督別將  
趙之儀捕之覘者請夜襲之公不可曰賊掠民自從  
將母俱焚遲明賊遁掠者得釋未幾中太中憂除喪  
与兄逢山居士鑄築精舍于里之洞巖從名儒蕭楚  
誨畫古學真技治乱安危根株或勉之仕不答 紹  
興五年忠獻魏國張公浚都督諸路兵群公提舉荆  
湖北路常平茶監司幹辦公事故荆湖南路提點刑  
獄司幹辦公事多赴都堂審察兵部尚書呂祉以賢



方正直言極諫科薦賜對使殿公論持勝及納諫及  
度寇及營田事

上曰營田孰初對曰田制邈矣三代曰井春秋之晉  
曰爰秦之商君曰鞅漢之晁錯曰屯趙過曰代先國  
曰營其宗用耿望之許于是乎治屯田 仁宗用歐  
陽修之議于是乎建營田無弊法有弊吏今募民營  
田官給之牛具貸之種矣 然湖之南土牛之所  
生市之以出鄉則无全牛降之嘉種官有其費強之  
於吏乎則無寔惠

上曰善當改之改通豆即樞密院編修官七年十一

月宰相秦檜決策暨金人平王倫誘致虜使次偽詔  
來責禮異甚中外洵：公獨奏封事其畧曰臣

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宰相無職奉以  
使虜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臣妾我也  
是欲劉豫我也豫臣醜虜南面稱王自以為子孫帝王  
萬世之業一旦豺狼改慮倖而傳之父子為虜商監  
不遠倫又欲

陛下効之夫天下者 祖宗之天下也 陛下所居  
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 祖宗之天下為犬戎之  
天下以 祖宗之位為犬戎藩臣之位 陛下



屈膝則廟社盡汙夷狄赤子盡為左衽官執盡為陪  
臣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劉豫我哉夫三尺童  
子至无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拂然怒令堂之天  
朝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而 陛下忍為  
之耶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梓宮可還 太后可復  
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变故以來主和議誰不  
以此啗

陛下然而卒無一驗是虜之情偽已可知矣而 陛  
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難而不報舍  
垢忍恥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

倫議天下後世謂

陛下何如主况醜虜交詐百

出而倫又以姦邪濟之

梓宮決不可還 太后

決不可復

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此膝

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為痛泣流涕  
長太息也向者 陛下間關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尚  
不肯北面臣虜况今國勢稍張諸將盡說士卒思奮  
只如頃者醜虜陸梁偽豫入寇固嘗敗之襄陽敗之  
淮上敗之渦口敗之淮陰校之蹈海之危已萬矣  
倘不得已而用兵我豈遽出虜人下哉今无故而臣  
之欲屈万乘之尊下穹序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



亦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  
惜夫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  
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洵： 陛下不聞  
正恐一旦交詐禍且不測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  
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  
亦為之 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  
霸者之佐耳尚能交左衽之區為衣冠之會秦檜大  
國之相也及驅衣冠之俗為左衽之鄉則檜也不惟  
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孫近附會檜議遂得  
參知政事檜曰虜可講和近亦曰可和檜曰 天子

當拜近亦曰當拜嗚呼參贊大政充位如此有如虜  
騎長驅能折衝禦侮耶臣謂檜近亦可斬也區：之  
心願斬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虜使責以死禮  
徐兵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銳不然臣  
有赴東海而死耳寧能處小 朝廷求活耶即書奉  
除名編管昭州時侍御史鄧光中諫議大夫李誼吏  
部尚書晏敦復給事中勾危如淵戶部侍郎李弥遜與  
向子諲禮部侍郎張九成俱入對引救檜迫公議亦  
偽為救公者謫監廣都州監倉改簽書威武軍判官  
事於是寺丞陳剛中以牋賀公曰屈膝謂和知廟堂



禦海之元策張膽論事喜樞庭經遠之有人又曰知  
死不言願請上方之劍不過故去聊乘下澤之車陳  
坐是謫知虔州安遠果死焉三十年御史中丞羅汝  
楫彈公本以奉詔即除名謫新州同郡王庭珪以詩  
曾行有癡兒不了公家事男子要為天下奇之句為  
歐陽識所告王坐貶辰州新州太守張棣告公訟上  
吉再謫陽州軍時有觀察某上書乞待公行不  
振張棣擇一牙校遊崇者送公至半途臨大江崇拔  
劍而前公色不動徐曰求詩謂送某至吉陽者賞尔  
不受賞乎崇笑而止至朱崖或願公以有後命家

人為慟公方著書乃怡然也吉陽士多執經受業者  
此經坵治皆為良士初吉陽貢士未嘗試禮部公勉  
之行及位于朝乃請廣西五至禮部者乞不限年與  
推恩自是仕者相踵問母魯之喪一慟几經勺飲溢  
米二日不歡鬚髮盡白見者出第先是捨大書丞相  
趙公昇叅政季公光及公姓名于格天閣孟晉者爭  
以公為梯監察御史田如鼈獻書乞斬公陰祗之地  
光坐移書於公再貶儋耳武運通判方疇以致書  
議姻遂下若盧二十六年檜卒公量移衡州三十一  
年正月公共忠獻公偕命自便時忠獻謫零陵公自



衡造馬館于讀易堂忠獻從容謂公曰奏太師顛病  
二十年成就邦衡一人耳 今上即位首復公官  
除知饒州召至 行在所即日賜對 上溫頻曰  
久聞卿直諫公首論為國以禮又論今日之事在脩  
以結民心固吾圉練兵選將以觀釁持其表  
上嘉納除吏部郎遷祕書少監又迂起居即論史官  
失職有回謂記注不必進呈使史官无諱史官當立  
于御坐之前庶几言動皆得以書今之史官後殿立  
而前殿不立請前後殿皆立左右史奏事請令直前  
不以預曰閣門及以有无班次為拘許之自是史職

盡復席制支

祖宗之舊公請遷都建康謂漢高

入關中光武守信都大抵與人聞不搯其亢拊其背  
未能全勝今日大勢自淮以北剛天下之亢皆也  
建康剛搯之拊之也若進據建康下臨中原此  
高光興王之計也况今西北欲歸之人如漢氏之君  
漢苟不移蹕何以繫其心詔議行幸言者請紓出期  
遂上

隆興元年六月忠獻張公自建康入秦園恢復計侍  
御史王十朋力贊之於是忠獻公督師進封金人既  
克宿州以大将李顯忠款 其金帛且與邵宏淵以



憤復敗於虜 上憂甚十朋亦自効 上愈怒公  
言近者淮上之衄蓋天以是厲

陛下之志使動心忍性增所不能願益強其志毋以  
小衄自沮菟萊補卒期于身濟大業時宿州之師賞  
罰衡決言宿州之敗誤國之將厚賂權貴游說自解  
安處善地誅戮不加禍亂之漸間不容髮願毋忽蕪  
侍講及國史院編修官因講禮記進序篇其畧曰君  
以禮為重禮以分為重分以名為重名以器為重願  
陛下辨其分謹其名守其器勿輕假人七月 上  
以旱蝗星變詔問闕政公請勿徵福于佛老之教而

躬行周宣憂旱之誠戎監司守令有貪殘者必罰是

應天以實公曰論納諫曰今 朝廷之士以籍默

為賢容悅為忠道相傳近日臺諫論事 朝廷謂之

為賣直臣未知信否夫賣直之言唐德宗之言也德

宗猜忌謂姜公轉為賣直此出一言忠臣結舌訓至

與元之交所謂一言喪邦者也願 陛下以德宗

戒以 太祖皇帝欲拜昌言為法 上曰非卿

不聞比九月金人求更成大臣欲從之公奏曰虜知

陛下銳意興復移書請和非甘言誘我即詭計緩我

爾願見前車之覆益修守備益張吾軍 上曰朕



有二說折然不移一則中原歸附之人決不可遣二則夷夏名分決不可亂又曰邊事倚張魏公乃對曰陛下至誠如此何憂醜虜願持之以不懈絕口不言和字上曰卿忠直如此朕甚喜兼叔中書舍人公遜于右史馬驥

上曰無以易卿又言恐駁事不勝任上曰責當以理遂就成進兼同修國史有旨以中人李綿等常與典發軍詩无誤各進名一列公不奉詔綽等泣訴上曰胡銓不肯徑筵講禮書至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公曰愛而知其惡必棄之勿疑憎而知

其善必任之不貳上稱善聖壽明慈皇后改稱

教旨為至公言易曰大哉乾至哉坤蓋天地之位不可並故以大哉至哉為別陛下虽奉親尽孝而

光堯典壽聖难于並稱聖旨上嘉納謂樞

密洪遵曰奉親之過朕當自受張栻名對賜三品

服公言君子愛人以德今賜栻服章非愛之以德也其父浚決不肯使人輕受栻亦有守決不肯輕妄

而受恐或議浚非全浚也十一月上以和戎之

利病遣使之可否禮文之後先士徑之取予下廷臣

雜議公議曰國家与金人講解覆轍亦可睹矣京都



失守自耿南仲主和 二聖播遷自何桌主和維揚  
失守自汪伯彥黃潛善主和元顏亮之變自秦檜主  
和國家罹戎狄之禍何嘗不以和哉議者乃曰陽與  
之和而陰為之備外雖和而內志不忘戰此又向來  
權臣欺君誤國之言也一溺于和則上下偷生將士  
解体終身不能自振尚安戰乎大臣見之相顧失色  
于是益忌公且欲奪魏公兵柄公復沮其議除宗正  
少卿公請補外不允嘗違宿玉堂 上問曰虜人  
汲汲欲和聞其窘甚對曰近有自淮甸來者云虜人  
聞 陛下力任張浚所以汲汲欲和臣願 陛下

下委任勿疑則恢復可必 上曰善公又申前講

上曰卿久在贛州而略无瘴色天祐直諫卿未宜

去兼國子祭酒因見公言往年睿旨欲移蹕建康不  
可但已上曰澶淵之役當時有勸幸蜀及江南惟寇  
萊公決策公曰今張魏公

陛下之萊公也願旦定計 上曰善卿直諫四海

莫不聞不可言去且留經言事無大小皆以告朕公

言晉開運之末有陳友者殺李璘之父國初璘遇友

于途手殺之而自言鞠之得失 太祖壯而釋之

臣願 陛下堅後讎之志以不忘 太祖之訓上有



講筵謂 公曰卿之學術士所甚服因及此曰文士  
如黃庭堅蘇軾者誰與對曰未見其人詩人如張耒  
陳師道者誰與對曰 太上時如陳與義呂本忠  
皆宗師道者 上曰如韓駒徐俯皆有詩名卿可  
廣訪其人退而乃荐王廷珪朱熹楊萬里周必正第  
錡猶子昌齡籍云除兵部侍郎公言受降古所難六  
朝 得河南之地不旋踵而皆失在梁武時侯景以  
河南來奔未幾而陷臺城在宣政間郭彙師自燕雲  
來降未已而為中國患今虜中三大將內附高其爵  
祿優其部曲以繫中原之心善矣然處之近地萬一

包藏禍心或為內應後將噬臍願勿任以兵柄遷其  
衆以河廣之耕種以絕後患時有國學士獻書闕下  
乞用福國陳公康伯及公為腹心者七十有七人二  
年八月

上以災異數見避殿減膳詔廷臣各陳闕政而及急  
務公言禹有九年之水而國無捐瘠備其先具也今  
數路水潦曾不踰時而民已浮殍無備甚矣願詔遭  
水之處博施振卹使民被寔惠死至流徙此先務也  
陛下又令條陳闕失臣謂今之缺失孰有大于和議  
者因極陳和議可痛哭者十上太息公言自 靖康



至今凡四十年虜未嘗不由詭道而我終不悟也竊  
聞道路之言虜緩我以和 寔潛師以伺我或言多  
作戈船由海道以進或言寔粟塞下由間道以來願  
陛下堅守和不可成之名力修政事十年生聚十年  
教訓如越之圖吳則社稷幸甚進兼侍讀因進讀寶  
訓至食乞習射奏曰四夷易以兵制唯以信結願  
陛下謹守此言 上曰文武豈可偏廢又讀真宗願  
李宗諤曰間卿至孝能保宗族 朕守一二聖基業  
亦由卿之守門戶公奏曰唐柳玭云積累如登天覆  
墜如燎毛祖宗基業誠不易守 上稱善公言側聞

虜人欲書謾欲議詩礼有所增損議者謂末節不必  
較巨竊以為議者亦可斬也四郊多壘卿大夫辱之  
楚子問罪義士恥之故獻納二字富弼以死爭之今  
醜虜橫行典多壘孰辱國弼大小 昂輕重孰多  
獻納二字与再拜孰重臣子爭于君父屈已從之是  
多壘不足辱問昂不足辱獻納不足爭也臣願絕和  
議以鼓戰士左氏謂無勇婦人臣謂今日 奉朝  
之士皆婦人也十一月以邊鄙有興 詔改北郊用  
耒年正陽之月大雩之辰分舉參礼經及 國  
朝故事陳不可者一宰湯思退參政王之望等堅主



和議遂罷張魏公兵柄公又力爭之于是大官皆不  
悅遂除措置浙西道淮東海使詔趨行以二為期公  
即辭行曰臣願

陛下先絕和議 上曰要盡其在我者時金寇入境

號八十萬聲動輦轂下自維揚海陵連救郡望風棄

城高郵太守陳敏典虜相距與謝陽湖水軍師李寶

屯江陰詔寶調陳州師及扼守要言白海：公使公

檄寶發兵、援敏寶不行公奏曰臣受 詔令范榮

備淮李寶備江緩急則更相援今寶逗遛違 詔坐

視敏之孤臣恐謝陽失守則大勢去矣 上以命

寶公又移書初責之寶乃發兵渡淮與敏相犄角虜

一夕退時天大雪河水皆合舟車不能追公先使軍

槌水士皆奮尋詔罷兵而時相亦并死除提舉江州

太平典國公加集英殿脩撰知漳州改泉州入見言

郡邑害民之大者三

上曰每思卿直諫朕恢復之志已決今虜中土木不

思旱乾相仍机不可失對曰

陛下嘗許臣以誓不與虜和何為中變又謂臣決移

蹕建康何為中駁 上曰以民之不易少頃又曰

在廷大半腐儒卿不可去一日秘書郎張淵對選德



上因教不詭隨者云猶有胡銓一人在除在京官觀  
兼侍講公論前古未有不由講學而興滅學而亡精  
兵百萬不如道德之威被練三千不敵忠信之胄  
陛下之意端在于是 上稱善除權工部侍郎以  
脩史書成轉承議郎因見 上曰屬已得契丹要  
領卿觀 朕施設公言少康以一旅復禹跡今  
陛下富有四海而非特一旅而即位九年復禹之効  
尚未赫然又言四方多水旱更者乙酉之歲修門之  
外斗米易一婦女小兒半之左右不以告此謀國者  
之過也宜令有司速為先備尋工部為直公辭焉

詔曰汲黯在漢謀寢淮南隨會仕晉盜奔秦境卿其  
奚辭賜對不金帝封廬陵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今  
參政周公亦大視草以 御禮歸公今度于家公  
嘗燕見言初充徑造之臣七人惟臣獨在臣老矣願  
乞身歸田里 上因卿忠孝有物護持且留觀朕  
恢復立 皇太子公請飭太子賓僚朝夕勸講  
上曰三代長旦人者由輔道太子得人所致來世國  
祚不永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三四年皆由輔道不  
得其人所致對曰誠如 聖訓公力乞致仕除寶  
文閣侍 制典外祠既出都門有旨復留改右神觀



兼侍讀公辭不得請於徑筵講罷復申前請  
上曰卿大節可嘉朕不忍令卿去因論納諫公曰從  
諫人主之高致 陛下自登大位虛懷受言中外  
翕然咸謂恢復之期指日可冀然靡不有初鮮克有  
終光武之殺劉伯終之寔難詔舉堪刑獄錢穀及有  
智畧吏能各二人公以張敦實昌永周必達李發劉  
之柄應書言者謂舉李發劉之柄非是公坐貶秩二  
等三求去 上不得已從之除敷文閣直學士典  
外祠辭行言于 上曰願 陛下規恢遠圖任賢  
除邪理財訓兵 寡恤孤然後布告中外必報國讎

必歸 陵寢必復故疆以副 太上付託上曰朕  
志也又問卿今何歸對曰廬陵又賜通天犀帶又曰  
臣在嶺海無所用心妄意徑學三十年粗能訓傳  
上曰卿可進來既歸 詔趨之遂進表易春秋周  
禮禮記解命藏之秘書省復奉議郎降龍圖閣學士  
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制有身蹈東海獨仲連不欲  
帝秦名重泰山微相如何以強趙之語  
光堯天聖七十慶壽湛恩轉朝奉郎進封開國伯益  
邑三百戶公復乞致仕優詔不許除端明殿學士明  
堂合祭禮成復增邑戶三百實封百戶 淳熙六



年十一明召赴行在所公辭焉復力乞致仕不許會  
遂引疾轉朝議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公遂稱篤  
且極陳時病五事 上察公志不可奪乃加資政  
殿學士致仕明年夏五月疾革庚辰薨不及家事惟  
命諸子口授遺表有鬼厲死以厲賊之語來聞特贈  
通議大夫年七十有九諸孤卜于是歲十月丙午葬  
于廬陵縣之儒行鄉松山原祖承務府君瑩之右公  
明德峻極虜絕敬畏丞相洪公恬述其先忠宣公虜  
中事云  
皇太后以書歸曰胡銓封事此有之知中國有人益

生懼心公以利不苟取初 欽祖既祥及冊

隆興 皇后公以職將事皆賜金帛再辭必得請

已使海道曰賜金十鎰既歸或甚之以理生業者悉  
以調婚友之貧而其于君賜尚爾故沒齡九疇不益  
一晦邃于禮學冠昏喪祭式禮于叟佛老梵其焚紙  
為錢一切剗磷四年享先設禮分膳坐客百人州閭  
耆老不尊貧賤挹鄭必躬投壺賦詩雜以琴奕往往  
申旦睦族篤親慶吊必詣寒暑風雨不為回車房新  
兵時嘗名其室曰澹蓋取賈生澹若深淵之意晚自  
号澹庵老人云公居无事時下心拱手言恐傷人独



論國事勁氣正色貫日襲月奪于直前不怵不惻不  
疾不式大節揭、細行斬、動容出辭見者起敬長  
身玉立望之山如即之春如其為文章駿奔軋忽云  
紛膠轄隱帙可字旁樞遠傾初佑之者口喏語唯徐  
綠其緯理順脉屬以肆實莊若險實夷韓碑柳騷婉  
高儂浼中以來作者寡二筆畫定真隸 上規顏蔡  
鉄屈君 有其作人飯不重肉一製十稔而豆區飢  
民棺殮道殍退省其橐屨空不羸惟太中公不貸於  
番緊德之植公實儀之蓬山旣逝公子其子岁在癸  
己滿以公任孝友惟祇忠義惟幹蒞茂碩人豈一朝

夕公有澹庵文集一百卷周易拾遺十卷書解四卷  
春秋集善三十卷周官解十二卷禮記解三十卷經  
筵二禮議義一卷奏議之卷學禮編三卷詩話二卷  
滌國本草三卷娶劉氏贈淋人先公卒中散大夫荆  
湖南路提點刑獄敏才之女子男五人詠承務郎監  
江東淮西總領軍馬錢糧聽太平惠民局兼行宮雜  
賣湯 淳熙二年卒于官參政周公哀而銘之解承  
事郎監潭州南岳廟泐薦皆承務郎冲未命女五人  
適南昌嚴萬全福唐業昌祠上饒方自孱承務郎贛  
州興國縣丞王宗孟將仕郎王藏孫男六人槩槩程



找机措女四人長曰相孫天余皆幼萬里與公同郡  
臣常從學公將寔萬里以繫嶺表不得築室于湯澣  
走書二千里以公猶子承務郎致仕昌齡所述公之  
言行詭萬里論次將乞銘於參政周公萬里敬慟典  
而書之謹狀

淳熙七年九月日門人朝奉郎提舉廣南東  
路常平茶鹽公事楊萬里狀

宋故贈中大夫徽猷閣待制謚忠襄楊公  
行狀

曾祖亨故不仕

祖中謹故不仕

父同故潭州司戶參軍贈宣義郎

公諱邦义字希稷碧出漢太尉震五代之亂徙  
陵故今為吉州吉水 人世以儒柰相承宣義府君  
登進士第初命長沙民祿未終更而早世後以公追  
秩宣義郎公其季子也父歿之五月始生未冠而妣  
陳夫人即世見牙相為命公天性孫悌視兄猶父嘗  
揭其所居之堂曰華鄂仲氏沒公時賓貢入京聞訃  
慟絕太學七年苦心嗜學言行忠敬必以古人自勵  
逃檢為魁甲而趨漂阳欲屠之以掠其金帛公即帥



民兵逆之諭民出財募士殺敵者賞一戰賊殲為邑人德公肖像祠之部刺史奏功議党公悉推遠僚在仕三年盜不入境 建炎三年十月當受代九月除通判建康軍府兼提領沿江措置使司公事大將杜元擁兵數萬保建康公以兵隸焉是時賊李成剽江北瀕江守備十二月元謂成師老遣戰艦進擊之偶金虜大至與成合我師敗績賊敗我舟以濟奪馬家渡充出兵優戰不利潰兵夜叩南州以人虜進營于南門外鉄作寺先下令官吏兵民用命城守公信其言明日充悉師出下水門乘舟以遁金陵空無宗

構知軍府事陳邦光柔怯不足賴是日父老驚惧擁邦光出城迎拜虜前亦強公以行公至街橋大呼曰我豈為降虜者欲赴水父老救免既至虜營邦光以不皆拜願降公獨僵卧不起邦光乃啓曰通判素有瞑眩疾虜首曰四太子者乃掖出療之遣所降官屬勸降閉口不答明日復遣所親厚者說之曰公故貧者有兄垂老師分祿寡嫂孤姪遠到就養五子尚幼一女未嫁會云鄉數千里妻孥皆無所以紀寧不念此國家事勢至此公不降將詔為公曰茲人之常情吾獨無情乎家國事不兩立吾計決矣願無辭費明



日四太子置酒令偽知軍府号張太師者乃前知軍  
府事陳邦光召公故事公拒不往衆晚以至庭其二  
人已就位虛一席以俟公及階以首觸柱礎疾呼曰  
我豈易生与犬豕均飽者流血被面憤不蘇者久之  
左右掖之出虜酋大怒出之它室明日邦光役諸出  
諭使降乃釋也至庭邦光降階語曰事因無可奈何  
願少回意毋為徒死無益也公瞑目曰六以從臣守  
藩臨難不能死甘心屈膝豕犬苟生復幾何時使人  
人效尔  
朝廷何賴時坐有虜官曰門練劉者取幅紙書死活

二字示之曰汝無多言忠于 趙氏即書死字下歸  
書活字下公起取筆徑書死字下虜前大怒復囚之  
先是公刺血書襟曰吾寧作 趙氏鬼不為他邦  
臣虜人初不知也明日復引公出南門皆問公意如  
何答曰直不能降虜尔回太子震怒公迺大罵曰我  
食 趙氏祿終不負國汝夷狄豈是真 天子乃使  
我家送汝 國家何負汝而敢肆凶殘吾恨未劍  
汝願吾豈為死佈耶遂製布褌衣以祈速死虜見所  
書襟却不可屈遂害之剖腹取其心聞者哀壯之寔  
建炎三年 十一月二十七日也享年四十有四先



娶傅氏生女一人後娶魯氏生男五人振文郁文昭  
文蔚文月卿月卿蚤夭時振文纔十歲女後歸新  
塗進士陳敦書四年五月軍府上其事于朝  
天子愍悼加贈直祕閣官其子二人 詔廟祀于  
建康府 紹興元年冬知軍府葉夢得復請于朝  
以公大節罕繫褒表未稱宜加秩賜謚錫廟号葬以

禮二年三月

詔復贈公朝奉大夫謚忠襄廟曰褒忠仍付其事史  
官命有司改葬三月甲辰夢得奉 天子命率官  
屬啟公殯具衣衾棺槨葬于廟之上東南隅之山五

年十一月

朝廷以公幼未仕即其鄉賜田二百畝以廩其家七  
年四月駕幸建康大臣復以為請光堯曰顏真卿異  
代忠臣 朕昨猶官其裔楊邦 為朕死節可不厚  
褒加贈徽猷閣待制再賜田三百畝兩銀足循各百  
復官其一子昭文昭文孫子孺文以報托孤之恩杜  
充之道也或告公盍去之公曰吾通字苟去城誰與  
守吾尚愛生也哉雖然吾仲氏惟一子不可無炊火  
乃命其猶子孺文御其母以奔漂阳而斥其子明日  
誠失守去云公神色明秀長身立見者畏愛居無事



時溫良惠和與物無忤及遇事決強毅萬夫不能奪也其德行循于家稱于鄉信于友為郡學宮教字于弟子員為縣大夫恩治于百姓至于以身殉國立天下萬世臣節之端凌霜貫日非一時遠然也故天子褒之曰綽有張御史之風無愧顏常山之節紹興三十一年冬十月逆亮踰盟鬼邊入淮南至江北建康震擾人皆禱于公廟楚巫占之曰告秋至其殂狄旅其逋大邦其寧乎有老人夢公告之者亦云十月二月光堯槐師江左父老杜彥誠輩數十百人述其事遮沽駕以聞有旨下江東帥漕司驗問

建康帥臣張公浚上其子昭文蔚文祿尚不及願官之以勸忠義會今上皇帝即位命官昭文明年又官蔚文公後以振文陞朝四贈至中大夫公之被害也有斗子曰陳大伯者常從公為傭至公被囚陳在旁又有主峇曰賈三郎者務勇絕人時号为賈山峇亦同公被執賈命其子結里人為鬻薪者置具于薪以入閤人索之事覺虜磔其父子于市朝廷既褒公之忠烈亦人者亦各官其一子以武階邦人肖其像于公廟立公之前以從公祀云謹狀

淳熙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姪孫朝奉郎尚書



吏部員外郎萬里狀

嘉定元年春三月男長孺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茂良校正

誠齋集卷第一百十八

誠齋集卷第一百十九

廬陵楊萬里

廷秀

行狀

宋故尚書左僕射贈少保葉公行狀

曾祖傳故泉州晉江縣尉累贈少保

祖寔臣故保州文學累贈少保

父建故不仕累贈少師

興化軍仙遊縣某鄉某里

公諱顥字子昂其先楚之沈氏春秋時尹將中軍其  
後詣梁改封葉子孫因以為姓世傳三國吳都尉雄



五代漢衛州刺史仁魯皆其後也自黃巢亂中原  
士人避地南遷葉氏仕于泉因居焉

本朝太平興國二年陳洪進潔泉入覲四年始割仙  
游莆田廣興化軍公今為仙游為五世祖案隨洪進  
來朝援泉州文學太常奉禮郎累贈太常少卿少卿  
公三子皆以孝行稱高祖都公官賓其季也登

景德二年第

宋興仙游擢第自公始終官屯官

都官二員外郎蔡公襄寔誌其墓二子曰任曰傳任  
以父引年得官傳 景祐元年第進士授秘書省校  
書郎泉州晉江縣蓋尉公之曾祖也累贈少保少保

公娶黃工部之女累封衛國夫人少保卒夫人年二  
十四守義不奪至傾家創齋贈明師教子讀書蔡公  
又為作賢母事記是生公之祖室臣以累奉授保州  
文學累贈少保多震悔迹不仕贈少師姚郭氏累贈  
瀛國夫人公先于元符之庚辰方穉時見輩群嬉公  
獨危坐講誦若冠與伯氏親俱入京師試太學秋賦  
俱荐名適金虜紀順

朝廷設武藝謀畧等科伯氏一試中選授承節郎從  
大將劉延慶守京城東北隅力戰遇害公徒步南歸  
壬子車駕幸揚州廷策進士公擢第調廣州南陰主



簿兼押尉有商私載鹽二舟鹽河官獲之以授公使  
白府以幸賞公曰仕途發軔如作室之度柱一不  
正室隨以欹欺以倖得是曰正乎盜發府檄尉與巡  
檢同掩捕巡檢獲盜十餘人尽歸其勞于公白府  
曰謀自彼出也今掠美欺君倖賞三者皆大罪也某  
不忍為府帥侍制曾開大喜曰仕不求勞南能遜  
退告其子連曰葉主簿宰相器也汝往見之因倡諸  
部使者荐于朝循從事即調建州錄事參軍建  
族很而喜訟或積年官不能決部使者賀允中多以  
屬公原情諏倖不得乎亭旁郡氏聞之有訴于漕

臺者輒請以屬葉掾云建之兩稅每歲官受賦納遠  
民或暉入官府市人為之代持送官往過歛其估  
官民交病公適司納為主法草之先是市人代送者  
新幕帝持白金以供張司納之官公悉却之用荐之  
改宣教郡調泉州晉江丞未赴二親相繼即世服除  
知信州貴溪縣時  
詔行經界郡集諸邑長議之莫對或請以上中下三  
等定田稅公獨謂三等不足以定高下乃定為九等  
郡守大喜且令信之六邑皆成貴溪云又詔行  
鄉飲酒是礼久廢縣官無習聞者公舉行之登降獻



酬少長有序得三代遺意公家蓄以酒鐘以瑄瑤為之蓋異宝也自上世藏之二百年矣公在貴溪命匠以金飾之手觸而毀匠惧將赴井公笑曰器之成坏數也汝悞尔慰諭而遣之更未及三月民有以魔惑衆者因聚為盜一日至千餘人公先遣二巡檢將兵拒之羸糧脩器自將射士七十人繼之二砦兵見賊衆不戰而遁公引兵登山望之賊疑未敢進公駐營山趾而植幟山頭日已晚賊且至與公對壘公夜潛遣人于賊營某所某從火約其衆曰火舉則亂射賊壘適五鼓西風急火四起箭發如雨賊驚亂偶一渠

魁箭貫其腕及天未明悉發兵急擊之賊死傷甚衆余皆潰逃入弋陽公引兵歸七十人無一人傷者知紹興府上虞縣歲通大飢公預白部使者請發常平之粟不報公即發廩鄰邑之民多轉徙就食者役民必令民自推貸力卑不以付吏民欣然皆以實應無欺隱者賦民必為文嘗各書其數與之期使民自持文書与户租至庭尉公親視其入給之質劑皆使之明年府易師屬縣趨府受約束新帥下令諸邑今歲夏租先期送十之八諸令唯公獨進曰上虞小邑往歲無秋今麦秋可望願少得其期帥怒及



麥秋熟公為書約民、相率輸租旬浹而畢及今諸  
邑最帥大喜時秦檜當國教與大獄已除異已參政  
李光已逐海外猶欲殺之州縣逢其意爭躡藉之  
上虞李之故居在烏公與李光一日雅因郡農過其  
門謂其子弟人為危難之府帥曹泳檜上客也嘗檄  
尉龔滂求李阴事滂以問公告以毋庸為此且曰吾  
非為李寔為君秩滿造朝泳請為戶部侍郎許荐于  
檜公固辭未幾檜死其黨皆竄嶺海公謂弟曰使我  
受漕荐今與同禍矣禮部侍郎賀允中以端方有守  
靜退無求荐公于朝召見公首論國讐未復陵侵未

還中原士民日夜念恋與之逆顧乃尚胡服習美樂  
非孟子用夏變夷之意也其語且直 高祖皇帝嘉  
納越三日除將作監主簿近司農等承公在朝三拜  
非公事未嘗詣丞相府樞密王論知公恬退而未知  
其德性欲試一事一日官告院失錦一端命公治之  
公請寬其慢藏之罪于是論大喜謂其客曰葉守丞  
介通嚴而恕真重器也未幾公求補外除知處州括  
蒼小國也地瘠民貧歲賦不給公節冗費量入出賦  
問亮足有寺田令陳光美獻錢百萬公詰縣錢何自  
而得耶且以所獻充所賦云宰相湯思退括蒼人也



其亮犯禁其家奴屠酪不逞公繩以法思退不悅于  
是常州逋

朝廷綿錢四十餘萬太守坐免繼者以憂死士大夫  
無肯往者思退移公之常州公至毘陵帑庫赤官  
吏無俸七閱月矣公究利病定規畫貫鑄漏群計遂  
裕虜豪犯邊高宗車駕視師建康道毘陵公以  
職賜對以御舟因言恢復之計莫先以擇將相張浚  
久謫無恙是天留以相  
陛下也臣聞自逆亮死虜軍三十餘萬北歸怙然而  
無異爰是虜未可輕也且虜之初退余兵僅三千人

在瀝陽李侔擁萬人莫之誰何是我未能進也臣謂  
今日爭言進取陛下宜容之公初至毘陵無暑

月之諸一予之後乃余緡錢二十萬上佐勸公曰某  
使者獻錢若干某守獻錢若干皆賞公何不賞公曰  
某平生惡人獻羨余非重征則橫歛是皆民之膏血  
也某之所積固出于權酷之羸然者以利易賞某寔  
恥之轉運副之林安宅投黜刑獄王趨疾公不附已  
思退因諷二人求所以中傷者公聞之力丐祠官于  
朝未幾趨果刻奏常州事坐不寔免官而公以尚書  
郎呂未至除右司郎中時孝宗皇帝初即位欲



請中書之矜增宰士之員首膺是選者余此言為檢  
正焉棋林安完為左司費行之與公為右司時下詔  
求直言公上封事謂以手足之至親付以州之郡重  
寄是利一人而害一人時趙某為台州云近左司未  
幾祕事中公以右臂微痛求補外適湯思退再相公  
遂中前詣思退曰公之求去無乃以之某之未了既  
曰思退啓擬除公戶部侍郎至于再三一日帝君諫  
官曰葉某在都司三年甚宣力然與宰相為朋黨諫  
官對曰臣不識葉願聞之公論不然因其陳思退移  
公常州之由及諷林安完王超中傷事及思退再至

公不自安屢不求補外意

帝默然良久曰非卿

則朕無以知此人越異日除吏部侍郎兼權給事中  
時 隆興二年八月也又三日復以公權本曹尚

書四選之三悉歸鈴綜史抱文書旁午相屬須臾即  
竟時七同弊事未去公及 上疏曰選部之所以樂  
者蓋以典選之官貫穿案牘不如吏出入條例不如  
吏歲月久遠不如吏典選一事衣冠清濁所由出也  
今乃使之入鈴曹之門則典吏為市出鈴曹之門則  
典民為士可不思草之乎一曰隱占闕員之弊二曰  
引例異同之弊三曰裙摛小節之弊三者草則弊矣



公乃与郎官编刻七司條例為

一書或事同例異者存其一削其一帝覽之御筆褒表今刻板頒下公又上疏曰法者天下之所共也合人情則公否則私今吏部之弊莫重于行路蓋立有失其意者不可不改也如今甲受賤有所予同罪之法今請勿罪与者而止罪取者如任子有用堂除賞典而陞名壓鈴試人之法令請勿陞以優中鈴之士有未鈴試者今請中書不許除官有免試出官者今請雜宰相亦不許移貶 帝遂立為定制皇兄居廣請以初除開府儀同三司應得父屬占射差遣例

畀 若純公爭之曰若啓一若純則百若繩至矣

帝從之于是始有大用公之意時洪适鑿書樞密院其三世兄贈東官三師又請于已覃恩二官貶高祖又母且援李昉等故事

詔已听諸公言遣秩高祖禮經所無也為人臣者官至執政封及三世恩至渥矣唐臣謂追贈出于洪恩非由臣子之求斯言當矣 國朝會要止載李昉請以郊禮覃恩追贈所生父母李迪以藉田恩乞回贈此父母未聞大臣以所得恩賞貶 高祖父母者願循禮經改成命 帝從之公在吏部二年士大



夫之改秩者詣曹者會課者行賞者吏皆不得預時  
人謂度江以來銓選平允非晏典葉軌道元年七月  
晦前三日召對便殿賜坐賜茶禮異它日 帝曰  
吏部條例朕亦置一通在禁中嘗編覽之又問卿當  
官以何為先對曰

真宗皇帝所制文臣七條盡之矣此萬世子孫之法  
然臣之當官每以公忠為先既盡公忠則不為服党  
不畏強禦以之為臺諫則持正論而以之坐廟堂則  
行正道處富貴而不以為榮鼎鑊而不以為懼公忠  
二字其用甚大夫有一日捨之而安者 帝曰卿

宜无妄此二字公則言曰千金之子不垂堂百金之  
子不倚衡竊聞 陛下以萬乘之尊為鞠戲之樂

有如馬驚為之奈何臣竊為 聖躬憂之 帝

曰朕無它但欲不忘鞍馬爾後五日除端明殿學士

簽書樞密院事越三日兼權叅知政事戶部侍郎秋

安宅請兩淮行鉄錢 帝以問公、立言其不可

安宅以此大与公不相平十二月拜中大夫叅知政

事兼同知樞密事公入謝 帝謂公曰朕聞卿等

每事必有條礼堂礼吏不能為姦公曰臣安敢必其

不為姦惟每事必徑意乃付吏庶權在臣等則不在



吏尔時臣下收邦上章為之白劄子 帝嘗下之  
中書公因言曰事若可行彼胡顯其名示人以公如  
不可行則白劄子安用

帝乃問曰朕欲用魏杞何如公曰古人有曰知子莫  
如父知臣莫若君與化自度炎問嘗有詔輸米二萬  
石佐福州軍食謂之猶束至是四十年民猶病之守  
臣張允蹈書極言其為害公言于 帝歲旗其半

後尽除之 乾道二年春 帝臨軒策乃士唱第  
一人乃趙汝愚公進曰宗子文學如此極可喜宰相  
洪适曰北宴 陛下作成之効自嘉王後未常有

宗子魁多仕者 陛下宜魁之以厉宗室公曰不

然本 朝典故有官而試者不得為第一人自沈  
文通始 徽宗宣諭嘉王楷不欲以魁天下以第二

人王昂為舉首昂亦登仕郎有司失于奉詔至今非  
之 帝曰當從典故 泰政言是也有江陰軍判官

受敗大理寺上其獄 帝曰貪吏朕欲用漢法  
誅之适曰誠如聖諭若行漢法降一二甚者庶變風

俗 公曰 本朝自 祖宗以來未嘗殺一士大  
夫史冊書之天下以為美事臣願 陛下以唐虞

三代為法漢唐又安足道時武臣渠俊彥請稅沙田



庠場 帝以問公，對曰：沙田者，乃江濱作出沒之地。水激于東，則沙漲于西；水激于西，則沙復漲于東。百姓隨沙長東西，而田為是，未可以為常也。而庠場則臣或未之詳也。且辛巳，宜與陛下矜而淮之民，連年苦于鋒，請田租並復。至今未征，今沙田乃不勝其擾。帝曰：誠如卿言，租之正者尚除之，况沙田乎？公逮浚，彥至中書，切責之曰：汝言利求進，萬一淮民怨咨為國生事，斬汝不足以塞責。浚彥惶恐，汗下。是日有詔：淮東沙田庠場並罷。明日，公入見，曰：庠田沙田事，昨已詔行之。今以臣之一言而

朝罷之真，所謂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者。聖德高明，史官書之，可与堯舜禹湯齊驅矣。自洪适罷，相公与魏杞同參政事，兩無所私。每議必同。帝一日問公曰：朕欲用林安宅，如何？公對曰：安宅居福，唐臣居異化，宴鄰郡少時，同入太學。此人當官吏事，強敏惜其褊心，不能容物。尔若蒙陛下擢置政府，得以協力以事，陛下臣之願也。帝笑曰：卿言甚公，甚公。盖有次公与安宅不相平。上聞者，故有是問。未踰月，安宅果上章論之，云：葉十五官人受宣明富人周良臣錢者百萬，得監鎮江府大軍。



倉公上章乞下吏辨明帝曰非追逮不可公曰先  
兩造具備是日除公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  
公言拜命即日出關帝下公章大理寺官引  
嫌辭焉更下臨安府公至嚴陵制獄移主逮所謂葉  
十五官人者乃公之長子元以寔不在旁以報逮言  
公至今沙舟移文速葉十四官人乃公弟之子元濟  
也元濟敦然請行即日就道親故無不壯之者公至  
吳化念元濟以一身二千里就逮恐仇家包藏禍心  
克濟非命則謗無由而白公乃上章曰聖明之  
朝事无閔賽然臣私憂過計竊慮有司覘望或容心

於其間臣仰惟國家

聖祖神宗用刑飲恤雖

錦工之賤獄吏之微亦皆引對至于婦人李氏兩至  
殿庭是以中外無出杜壅閉之事伏望

陛下明哲獄成之日先以上聞賜以睿鑒仍乞

依祖宗故事親加審免刑勢不完時王炎帥臨安

帝令炎親拘之元濟至有司与周良臣置对初無秋  
毫跡然安宅時同知樞密院乃王伯彥為侍御史恐  
喝典獄必欲文致人危之公章至帝下之臨

安獄成上聞親鑒帝御筆書其後曰安宅旧

庠風聞失賣事聞大臣顯免所居安宅仍敗筠州時



軋道二年八月也明日參知政事魏杞蔣芾以周良  
臣具獄進

帝曰安宅泊岸之罪非止為葉某一人設也不如此  
後來大臣必有詩以曖昧執政請以公之泉州

帝曰無罪而去當召以來又明日詔公詣闕一事賢  
大夫莫不咨嗟嘆息謂公自徙叔至執政初非勲旧  
一羅讒間人情岌岌非天子聖明不能直此寃

非公之清介不能脫匪謗非元清廷孝不能果此行  
公上章以疾懇辭召命曰再降詔從召者亦再既入  
見帝問勞如礼且曰卿之清德自是愈光矣公深

引咎退見魏蔣二公曰上自從召參政意有在矣參  
政未至前數日上嘗曰朕近日有二三事快意

中外翕然皆以為善如治臺諫誣大臣此其一也

主上聰明果斷真可謂中興之主叅語未竟聞有詔  
除公知樞密院事公未拜有詔鎖亨士院拜公尚書  
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公入謝未及  
言帝曰林安宅向者章疏朕聞之得之鄭禹安

宅亦遂居筠州鄭禹不可不貴公荅曰臣遣猶子親  
逮之時因思自昔人臣作誣詩者多矣類皆吞声忍  
內而已安得如臣今日辨明若是者此皆出于陛



下獨斷臣之父子死而生之骨而肉之  
陛下之恩大矣大恩未報務脩小怨寔非臣事 陛  
下之本心 帝曰不念旧惡怨是用希卿言為公又  
言臣識慮淺短進思尽忠退思補過之外惟知荐賢  
以為事 君父 帝曰惟賢知賢公為荐汪應臣王  
十朋陳良翰周操陳芝茂王佐芮燁林充朝等何充  
脩執政侍從臺諫給舍之選 帝納用焉又言曰是  
故明君用人使賢使愚使姦使盜寸長不遺惟去秦  
甚 帝曰固然堯有禹皋亦有驩周有旦召亦有  
管蔡在用与不用公曰誠如 聖諭臣謂今日

在朝者雖未見其如驩管蔡然有竊弄 陛下之

威福者臣亦不敢隱 帝曰朕正欲聞之時召鄭

聞既至見 上公啟疑欲除右史 帝曰可命

未可下而外已傳同知樞密院陳公從卿曰某聞之洪

迈下聞之危大淵公曰某當以公言為驗乃于帝前

極論大淵与曾覲竊弄威福向也不得其寔今以鄭

聞事親之寔矣 帝曰此朕之僕臣卿呼至中書

切責可也公曰固 陛下僕臣然二人在東宮事

陛下久從危扶日宮已高矣大淵今為承宣使乃侍

從也臣安得而呼責之 帝曰朕不暉去此戶人



後有事大于此者當極言之始終無隱公拜絕而退  
明日朝退魏杞獨留 帝先問及二人事魏對如  
公言是日有詔左大淵可兩浙東路副都總管曾觀  
可福建路副總管二人既出中外相慶以為太平盛  
事時公為首相魏公杞為次相蔣公芾為政陳公浚  
卿同知樞密院杖參政四人同心輔政中書之務頓  
清帝以 國用未裕詔謂禮國之要裕財為急前二  
三人臣忍之至于用度浸廣漫不加省夫百姓既足  
君孰与不足量入以為出可不念哉自今宰相可帶  
制國用使參政可用知國用事公乃言曰今日費才

養兵為甚

藝祖皇帝肇造區宇東征而伐兵不

過十五萬建炎以來外有金虜內有盜賊兵數亦不  
若今日之多惟多則有冗 虛籍無事則費才有事  
則不可用雖曰汰之釐即昭之以臣之愚如欲足國  
足嚴當於汰緩以招可也孔子曰節用而爱人蓋節  
用而愛人之政自然行於其間若欲生財徒害民尔  
帝曰此至言也殿前軍帥王琪將究每于 上前  
妄荐人才一日 帝謂公胡与可 用公曰 陛  
下何以識之 帝曰聞之王琪公曰可与奴事諸官  
官朝士切齒王琪之職將也應荐武何預与可 陛



下以此可之其人矣臣不敢奉  
詔公退而逮與  
可至故事堂之賓次令條具  
忝朝故事何人受將  
臣荐得何官者乃与可無以對  
蹴踏遁去大將戚方  
剝軍結宦官

帝欲躬治以警其餘公言曰方之罪固不容誅然有  
指方者帝陳瑒李宗回其尤也治之不可不一急公  
又言曰久無此舉雖齊威王烹阿与譽阿者何以異  
諸將聞之誰敢不洗心易慮既而御筆戚方之家可  
沒入其財云人之二以勞軍公又言諸將若此者  
恐人有自疑之心不若正因有司所白其放散官錢

之數藉以勞軍則邦刑既伸物情亦安明日  
帝

見公曰卿所議戚方事深得體帝又曰建康劉源亦  
嘗賂近藉  
朕欲遣王抃廉其姦公曰臣聞廉者  
甚於姦者  
帝乃止明大理寺上陳瑒具獄其贓  
為錢二十万  
帝曰此曹為姦宜涅為城旦屏之遠  
方公奏曰凡假  
陛下威福為姦者皆然可尽涅  
乎願戒勅賜自新  
帝曰甚善于是有詔陳瑒徐藉  
皆免涅長流循自州李宗回除藉偏制筠州仍詔  
免治利賂者乃必罰毋赦  
帝嘗謂公曰朕思祖  
宗法度創之甚難者壞之甚易公曰朕嘗見元佑三



年進士第一人李常寧廷試策篇其首四言去天下  
至太宗祐至重百年成之而不足一日壞之而有餘  
當時以為名言 帝曰誠為名言公曰蓋壞者非  
一日遽能壞也人言一念慮之間不以 祖宗基  
業為意每事不省馴致敗壞如 陛下憂勤恭儉  
慮精政事無一念慮之失古聖用心不過如此 帝  
曰朕非獨自警戒而已又且憂子孫不能守公曰  
陛下之言至此天下之幸宗社之福公言治亂在風  
俗美惡今風俗猶未美 帝曰如貨賂一事非不  
下寧尚如此蓋風俗既成以為當然公曰 陛下治

陳瑤輩俗不患不改

帝曰作成人亦須歲久

祖宗時作成人

仁宗時大武名臣乃出公

曰 陛下留意人才如此亦何患不成自古何常

借才於異代乱世常患无才至創業之君一起所用  
者皆乱世之人才也且如藝祖所用將相亦皆五代  
之人関机合開全在 上尔帝曰甚善公每除吏  
帝必西加咨訪公嘗啓險王祀左司郎官胡元質右  
司 帝曰胡元質佳王祀曉寧否公曰柜極有才  
吳澧 詣中書求為无錫县 帝問澧有幹才公退  
朝与諸公言上求治核才如此无不備惧公於進矣



退不肖惟知任怨不示私恩每退約見所親語不及  
朝廷事有闕獻納必削其藁雖當國之日淺而公道  
開達請謁不行王相謂公平章萬務无一事私喜怒  
者一日有官吏數輩會于逆旅因与某人公事或有  
以徑營某人某除或可賂得者一人笑曰非不料理  
惟葉公不可欺耳歲在丁亥日南至 帝親郊而  
雷公以首相引漢故事 上印綬帝三留之不可  
以左政奉大夫提奉江州太平興國宮公歸至富沙  
聞季弟之訃哀痛不已遂溪行戒操舟者速行期以  
某日抵廣化寺蓋公所遇也既至而親戚咸在明日

欲歸先序是夕觴客酒三行公秉燭作書札丙夜乃  
寢忽覺云我頭足俱冷取其藥未至而薨享年六十  
有八以現文殿李士致仕訃聞 帝追悼久之贈  
特進公之师友林师說高登蚤相慕用高尝 上書  
訊切秦松、名捕甚急公与同邸通令而逸去高曰  
不為公累乎公曰以此獲罪幸甚公即為具一舟  
移公乃去公為人簡易然望之肅然有不可犯即之  
温如也每以接物後進成人以才為己任處州麗水  
知縣薛良朋為常州掾曹陳奉善主簿單夔公最許  
可後良朋為文部侍郎奉善為展中侍御史夔為戶



部侍郎故旧有以公為善風鑑。公曰吾豈為此現  
其言行知之耳。公旧在富沙時同年進士林宋弼用  
官後善約迭為姻林死家貧子幼公仕浸顯先以女  
嫁其子又命之以官後以其子妻其女云。夫人陳氏  
累贈齊國夫人子二人元球終官朝奉郎通判福州  
元凌終官宣教郎僉判惠州女四人適儒林郎新江  
州軍事判官林夏朝奉郎江南西路提典刑獄公事  
妍宗之朝大夫京南西路轉判官古崧卿文林郎新  
建寧軍節度推官林灃孫三人棠承奉郎臺丞務郎  
去將仕郎孫女三人長適將仕姚示次適迪功郎廣

洲番禺果尉方信孺次幼陳氏夫人先公九年卒葬  
于果之仁德里偉隔山公于庚寅正月九日葬于善  
化里馬石大旗山之原公自初仕至宰相服食僅妾  
不改其旧先序隘甚不益一椽先疇極薄不增一畝  
工部侍郎林公先朝以書哭之曰傳家惟儉德无地  
着樓臺人以為實錄公之官至少保以長子元球累  
贈也公葬後二十有八年元漉叙公之言行以旧書  
抵万里曰元漉先伯父應謚不可不請非行狀何以  
請願先生哀而書之万里嘗一識公以丞相府又以  
元漉詞官於西江每敬公之清德且竒元漉之壯節



則紀於右方 慶元三年閏六月日具位楊万里狀

奉議郎臨川知縣劉君行狀

本貫吉州安福縣臣王有文之事也

曾祖貫故不仕

祖京故不仕

父贈承事郎

君諱德礼字敬叔一字子深曾出晋安城太守遐八

母祖德言仕自南唐歸

朝為兵部員外郎知制

誥君幼警敏父過為鄉先生授徒數十百人程其業

君必為之冠父累奉不第試春官没于中都君徒步

護歸葬母老家貧復以授徒為生再奉于礼部一為

首送 淳熙二年第進士調常德府同戶參軍事迎

累解外臺及府中煩使必付有媚其能者欲窮之諷

府曰胥与民為市賦祖簿書缺漏千万將欲簡稽非

刘椽不可府以付君文書山則大抵今年為戶者一

明年 而十之今年為戶者甲明馳而已之五年之

後不可勝究君不三日悉与復初即白之府曰州家

此意將款遙租有歸良民之害乎抑款以發從事以

威取贏于謂宜期以十句許以民自列不可也太

公趙公秀操言曰仁人之言也即行之時臨川吳仲



叔承危阳与君文辞炳蔚相輝名動荆楚称为二妙  
步制史江公溥吳公煥吳公飛英江公作勵皆一見  
而去之秩滿用荐者陞從事即授賀州教授丁母大  
安人憂終喪造朝有詔求言君慨然陳時政十事其  
一謂古人之有志事功者其君臣上下議論詳密而  
制度紀綱攻之而无間夫是以所為而成也 藝  
祖嘗嘆息以乾道紀年之失易以開寶當是時草創  
而未足多罪鄉者虜之熙宗蓋思陵我高宗居正体  
元中華之正統而袞用虜人陵名也可乎事下中書  
時宰怒不復改議授涪州教授夔師單公夔趙公鞏

劉公光祖溥使張公徹馬公襄武始至皆具書札招  
至夔茹以先務至則必入幕為上客如損益鹽法及  
外余擬官法皆君建名至今用之單馮二公嘗露章  
荐于朝今丞相京公置制四川借率漕同荐時京公  
犹未識君也改宣教即得邑抚之臨川轉奉議即邑  
名為江右之劇視事之初鉅箒一日五百紙時謫一  
二 辞者徐詰以理訟者禁不得对一邑傳以為神  
不旬時獄訟須清暇則与李子討古賦詩沛然如閑  
居岁飢富民蘊年飢民親謹盜發其廩尉幸賞一日  
獲十八人且具獄君一問得其情謂尉曰非盜也尉



適當者訟之則：方移鞠而他所獲真盜乃釋之常  
平使者初議振貸君嘆曰富民間此大道：糴是振  
之者飢之也屏吏議一以誠意功分得粟數萬石民  
受實惠臨川近郊无曠土官有業塚之捕曰漏澤者  
甚隘凡小民之死者无所所以葬常平使者居之以屋  
岁中則以浮屠法火之君為買地數十畝且給以田  
命浮屠掌之卿正繇役分爭吏得以賣君曰有賦斯  
有繇不在此乃在彼民之爭吏之喜也每一鄉有踐  
更者則書其次十人下之俾挾訟之當為者來上其  
爭遂息姦民有曰十虎者持官吏短長聚空舍釀金

錢為訟費君尽取置于法毀其序豪猾遠屏君持身  
有嚴奉法唯謹愛俸无問令甲非令甲而曰例者評  
之家人子數百指蔬食終日皆无愠見苞且不入其  
門親旧之具必振江西師張公為漕使趙公不迂太  
守曾公楷或以文或以政或以廉力荐之予亦荐以  
文辞典麗宜備著述之科策公夔東帥江西復帥諸  
司上其治最下中書、其姓名丞相京公俟其秩滿  
將擢而用之更未及六十日而君屬疾以没相聞者  
太息实 慶元五年五月也得年五十有五君子  
李博極而長于周官以文清新而精以四六有文集



二十卷娶王氏初陽丞化基之女再娶彭氏廣東運  
判漢老之女子男二人子漸子泰皆進士女二人長  
適崇仁主簿孫鑰而卒次未嫁其孤壻巫咸灼倭句  
諏岫日登窳地岁得上章渚滩月得娠紫日得舍璧  
邑曰庐陵卿曰高泽源曰太湖云将辟君之弟德性  
述君之言行謁予状之予与君遊久且厚則哭而論  
次焉

年月日具位楊某謹状

朝奉大夫知永州張公行状

本貫亳州譙縣

曾祖言勅賜亳州助教

祖宰贈右散大夫

父允蹈贈朝請大夫直祕閣致仕累贈通  
奉大夫

公諱奭字叔保建元南渡直閣繁其族自亳徙家庐  
陵公自幼警敏已如成人既長以文孝名下筆有警  
人語樞密王公庶器之歸以孫女時閣粹、僑居生  
理草創有田簿少而季父永春主簿諱公继至以直  
閣而念其貧公乃請尽以田遜之而以其私室王氏  
之橐中裝傾以奉父母兄弟乃立屋序乃实倉箱



以廩族親以燕朋友中表咸喜  
紹興庚午薦名  
禮部乾道六年以門子補將仕郎平吏部銓授迪功  
郎賀州臨賀縣主簿丁父憂  
淳熙元年循從事郎  
監涪州興府豐城縣戶部贍軍酒庫耐金增羨諸部  
使者才之命再承分寧又移除興府決曹掾皆以最  
聞豫章自建炎兵余民多死徙賦租罅漏貧富倒  
植公私俱病公白府請檢校  
料之田而實其主名  
有田此有人有人此有賦府以武寧新建之二邑命  
又檢校之昔月得實以振府下其法以諸邑即郡賦  
始均邦民始有生意十邑繪公像而祠之武寧縣令

文綱為豪民給其三十祕訟之於朝士下江西常平  
使者鄧公僑鄧徽公廉問公為直之罔致餽謝公怒  
却之遂与之絕諸部使者文章論荐授衡州耒陽縣  
循儒林諸部使者招公為衡州決曹掾時刑獄使者  
爰急與獄者惟其風旨公奉法持平无祈左右每獄  
成必齋戒乃上具獄有不可爭之必力詞勁而氣  
平有人士董其姓者於他獄已成殺人之罪錄囚之  
官問之不成又以付公一問知其无辜是郡中將進  
士公請立賞捕正犯者而聽其就試憲使怒公請不  
已從之既揭榜而董為侍補尽奪弟子員第而實殺



人者以就禽有卜者寓病目肯同行者以藥点其瞳  
子乃漆也遂盲因竊其妻以遁盲者疑其僕之乱其  
妻而殺之也執面訴之官其僕不勝考掠遂誣服詰  
其屍則曰殺之水矣邑上之州以付公再三審  
詰因无異詞公独疑曰殺人而奪之妻者古之有矣  
殺妻而存其人未之有也公以白郡守寧有是哉  
就令今之邑令不生失入死之公不坐失出乎公曰  
二事細故耳憲使虽嚴可以礼解以非罪殺人某所  
不敢也明日白之憲使果曰公致獄好為異公固爭  
曰其人未論決犹可以俟其真盜也已論決而真盜

出則如之何未幾其妻為乱者自新以武昌移文至  
奉郡驚異秩滿而用奉主十三員改宣教即知袁州  
萍鄉果轉直即吏民交通持官短長旧令煩苛公用  
寬大闢庠序廣生員期年旧俗尽革一夕霖雨江水  
驟漲夜半居民水將及負独秉燭集文呼舡與餉且  
食且載令曰治一人者賞若干遲明勞問死一人溺  
死者父老至今得之福民有抑時習者以換人某死  
後而立子欲以其子後之而有以其貨訟二十不決  
郡以屬公立談而決皆以為神萍鄉湖廣道所出  
士夫落南有死生不能歸者公送迎調助皆得乎達



前後數十百公轉奉議郎譚恩轉承議郎錫服朱銀  
除通判隆興軍府事  
紹興五年至隆興以政績反覃恩三轉至朝請郎時  
趙公鞏蔡公戡相繼中豫章事死大小一以屬公中  
每閱文書公未書名吏不得以進秩滿諸郡使者皆  
以最聞除知永州轉朝奉大夫湘南名郡旧称甲永  
乙卯公至則帑庾赤立是岁漫蝗捐瘠載路公即浮  
費糶鄰郡控于諸郡者得粟十萬石博諭勸分活飢  
民九萬有奇封公帑廩厨傳饈酒豆肉一錢粒米无  
靳也有一客主礼望公者有讒語謂永之荒使有实

費无实惠常平使者李公揖聞而疑焉阴遣人微司  
之又行部往省之飢民所廩其籍无浮常平所儲其  
果无缩媿且次曰吾為不知矣矣乃同令漕使陳公  
研俱荐公于朝少傅丞相益国周公以書賀之曰過  
客貴倍動輒與終若非庾公親往現風豈能知治行  
第一氓謠藹着也嗣岁大稔公封公帑如初来之富  
復甲湘南云更未及一月嬰微疾州民徧走群望以  
祈旣篤命諸子曰我死棺斂与道里費皆勿煩官  
之未給者皆勿諸十萬致意周楊二公乞銘与行狀  
我无憾言訖而終实六年九月五日也享年七十四



州民哭之如大所親公為吏寬痰得中材力敏濟惟劇惟難彌出弥裕其仕差晚明習練達韞之充發之之審而施之不究為國愛財者惜之歸路由萍鄉空邑越數十里而迎哭皆失声明日又哭送公為文簡采精粹而不顧人知中書舍人林公光朝与著作郎劉公夙嘗相与欢曰張林保佳士也恨不尽見其文幾記中亦可見其一班矣夫人王氏封宜人先公九年卒男五人履賁隨扈見履迪功郎新良州叙浦县丞簿賁當以公之遺澤荫補孫男七人長孫仲孫晉孫李孫衛孫同孫永孫女六人履与其弟護公

喪迺柩于家將以是年十二月丙午葬公于高絳鄉永和鎮新莊宜人墓之左方萬里與公同生丁未而公為長又同鄉奉于紹興庚午且相好公又以行狀念萬里其忍不奉教慶元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具位楊某謹狀

中散大夫廣西轉運判官贈直祕閣彭公行狀

本貫吉州庐陵縣

曾祖吉思故贈朝請郎

祖山故左朝奉郎累贈正議大夫



父心故右朝請大夫尚書戶部郎中總

領湖廣江西京西路財賦累贈特進

公諱漢老字李浩其先金陵人五世祖避地虜陵因家焉公幼長于詩紹興李年以子補官桂州李公如岡器之辟宜州思立果主簿以廉介受知漕使余公良弼鄧公酢荐于朝三歲丁父憂除興甲申服除循修職即監潭州南嶽廟調沅州司理參軍一日以剽掠繫獄指病如股公白之守卒從寬比部使者以寬厚勤敏廉正荐者凡十有三循從政即改宣教郎知常德府武陵果轉通直郎邑有官記數十頃大

將邵宏淵乾沒其利而不輸租有馬從事冒占民田百畝公皆復之轉奉議郎有二此訟田公諭以比鄰友助二人感悟遜畔有武臣祝其姓者掠仕族女為婢公分俸嫁之帥臣尹分机憲使辛公矣疾以其事上聞詔下中書：十籍授江西提刑司幹辦公事轉承議郎又轉朝奉郎贛水暴漲浮梁蕩逸西昌此有歲舟者事竟使憲攝州事怒甚叱致白金以請公却之而隱為開擇屬郡有武臣翟其姓者秩滿以事苛苗公為解之翟德之餉新茗小二在公筵之黃金也公笑而歸之守丞相苗公率二憲荐于朝錫服朱



銀披湖廣總兵所幹辦公事武昌屯兵數萬仰給六  
路之餉而漕運多後期且折閱士夫生頌繫者中公  
言之于總餉使者曰折閱之弊非一或州郡脫其道  
里之費或乙買之甲者之手或胥史賕謝或舟人侵  
年兼是四者官賦焉得而不負四弊革則无折閱矣  
于是繫者釋轉朝散郎總使蔡公戲趙公彥逾以  
器能荐而公欲自適力請為祠官授主管成都府玉  
局覓東歸道由劍城故旧有死而未葬者公分橐中  
裝佐其襄事轉朝請郎又以太上能飛恩轉朝奉大  
夫授知均州主管。內安抚司公事訓詞曰材術疏

通分命汝宜賜付選德公從容論奏三事曰補諸軍  
尺籍之缺負校諸郡寄積之外府爰楮券增損之禁  
合 上一再稱善未几有詔覈軍實審寄楮重楮券  
轉朝散大夫將至郡漕使万公鍾詰連率今少保吳  
公瑒曰武當得人矣先是守臣教易帑庾屢空公曰  
天下豈有不可為之郡于是與季校請博士而士知  
季釋逋負寬賦役而民蒙福捐俸以棺歛而藁葬之  
俗易闢圃以居立墓而弄屍之憾除桐栢山有寇鄰  
者弭寇先生 居南垂北際之間有衆數万為夏商  
夏公移文諭以禍福抚以恩意三岁不敢動暇則登



覽山川察察形勢乃請增戍兵以控要害修器械以  
壯武衛豐歲計之儲足常平之本疏奏有詔下戍平  
戎器二事于所部一日現者百有降虜二人公飭邊  
令吏毋沙吾地武當麥賤官吏販鬻斛易白金兩公  
下令曰犯者必劾貪風損羊故事吏俸以恭楮代緡  
錢之半復損其半緡之陌守独不然公以身先之  
僚屬歌舜士夫仕蜀東歸舟遇吾境疾者藥死者瘞  
孤者廩轉朝請大夫表冲尚書張公杓漕使諸公時  
類交章荐進且以書白宰相曰彭某治郡先慈惠固  
園務在靜今上登極轉奉直大夫明年詣

闕有

詔賜对公奏二事其一請增均州之戍兵而精器械  
其二講救邊郡之逃卒而許其還籍

上首肯授知常德府禮展沅清州兵馬盜賊公事封  
庐陵果聞國男食邑三百户訓詞有曰尔公清可以  
臨民惠和足以綏遠轉朝議大夫外臺鄰郡有餽  
觴豆之賞者緡年月訂二十万公别主之一日詣李  
官頌眠墻屋傾圮乃僦工欲材取其于此有發畢者  
商出文簡老矣而二女未嫁又以其余為之歸裝後  
皆有婦士君子頌欢焉暇日校我方圖記見武陵兵  
籍者三十人今僅十一請增至五百人

上俞其



請以是室序也甲填然一新軍勢整肅冠于旁郡有  
詔咸磨勘二年有秩貴覓奉者公不答時苦水潦穀  
價倍獲細民艱食而常平使者往捫荆師公曰事亟  
矣遽發倉廩數千不暇白使者聞之曰謂後世无汲  
直可乎總領趙公不迹倉使梁公季以清使郟公稟  
上其治行轉中散大夫除廣東轉運判官公入境  
諸臺餽賂秋毫必辟改除廣西轉運判官公曰足  
未履臺治而復易節

上恩厚其何以振乃擢屬部士夫之矣且才者如曲  
江守曾慤生管文字王以大淮泉屬郟應中荐于

朝曰是亦報國之一也旣解組舟行至瑞溪意忽若  
小劇者急呼其子某曰為我上章納祿因小慤夢覓  
而逝矣

慶元庚申二月九日也後兩月涂直秘閣致仕訓  
詞曰制行无虧居官可紀以疾而休朕固深惜毋武  
陵郡夫人黃氏天性孝友初二女弟孀居公抚育独  
厚仕必偕行且必令婦士大夫後其一適從政即隆  
興府豐城縣丞李充其一適文林郎贛州現推官木  
光祖其優乃解族親有婚姻过期未畢鄉鄰有祖父  
之喪文不能干者公皆出力經紀之娶曾氏系出南



豐前福建漕儀攷之從孫先公十年卒封贈至今人  
子男四人克俞先令入十有七年卒去疾文林郎前  
監廣州市舶庫嘗與計偕去泰迪功郎前靜江府司  
戶叅軍去非以公致仕恩當補通仕郎女三人長適  
通直新知隆興府武寧縣歐陽侯次適故奉議郎知  
抚州臨川縣劉德礼季未嫁而卒孫男六人舜牧舜  
元舜愷舜申舜欽舜庸女八人長適故儒林郎新鄂  
州李教授趙師共余未嫁諸孤護公柩以歸將以  
某年八月某日塋于公所去疾來謁予請狀公之行  
以乞銘于丞相益國周公則敬諾而書之

嘉泰元年

月 日具位楊某謹狀

朝請大夫將作少監趙公行狀

祖承錫穎川郡王

祖充家崇信軍節度使安康王郃王

考叔贊通議大夫

公諱像之字民則秦悼王之六世孫也今居高安禔  
齒嗜孝至忘寢饋痛掃綺儒鑽垢螢雪年未冠洞視  
徑訓貫綜太史公班固書屬文立成風律川達小試  
郡博士館下上登寒女子下風而立其上與其仲氏



候同登 以興十八年之己科年二十有一為宗  
子弟三人授修職郎抚州司戶參軍有異果令尹以  
苛政免者部使者下二尺木書詭它官揖之皆移疾  
不行諸公今議差擇命公、不辭于是用仁滌可用  
廉鏗汙佳改惠化滂被回達民奮當出諸公荐之陞  
從事郎柳州軍事判官溪徭出掠沒民靡寧部使者  
檄郡丞往尉安之惧不敢往公請代行承感泣公單  
車深入蛮巢召其酋長諭以 朝廷德意即日听  
命三十一年逆亮寇边王师征之 朝廷下虎符發  
諸郡材官柳兵不滿三百不發則違詔發之則即无

備公為太守草奏請勿發免符下州民守譙民呼奔  
為賀且謝守曰此趙判官草奏力也它日有詔賚中  
外諸軍餐 而无其數郡欲請而侯振士譁于庭守  
惧不出公往叱之曰而輩人不过得數十百錢尔今  
欲何為道白守用却賚故事界之中定公阴求其倡  
者曰守先誅之而後自列于 朝有詔下郡固繕甲  
柳小舟也而其數視潭府官吏莫知所措公曰此易  
辦尔先是境内有官軍禽盜既去而弃其甲者居民  
或藏去之公令求之以應焉再轉潭之攸縣令宜章  
果兵李金倡 出数千人起為盜張甚声震湖廣



孝宗皇帝特命中書舍人劉公洪帥長沙詭以平賊  
劉公入境公與果令鄉之境上劉公以公知名士也  
送客獨留諏以平賊之策且問柳城堅瑕之狀公曰  
城小而堅然不可守公曰城中有三井爾受圍五日  
不待戰死已渴死矣曰為之奈何公曰此賊非湖南  
棺材所能了也非鄂渚羽林不可劉公遂用公言以  
聞  
朝廷遣一將谷青者來賊即伏誅劉公首荐以改秩  
且請擢以不吹之位後帥張公孝祥至得公牋記守  
之不擇以示幕下士曰吾當荐公死出趙令右者矣

即剡荐言且招公入府為十日飲食侍諸張公棧與  
侍謀朱公熹相與講習皆與公遊文明詩筆焯乎朝  
野改左宣教即知鄂之蒲圻果令諸道大侵流殍相  
望蒲圻邈在湖山之外地荒民貧公帶來安集振貸  
有方境內安業早不為灾部使者及太守交章上其  
最詔與中外陞擢之賊除知漢陽軍見上辭行時  
孝宗方銳意恢復公進言曰鸞鳥之擊必匿其形奔  
大計而使敵人有備我之心非策也願  
陛下悔其強以驕其心使不我備修政刑廣儲積礪  
兵甲選將帥之彙而動待机而發使如雷霆不及掩



耳又言召見之士許其進言此盛德事也然人懷希  
合之心好立新奇之論聞之若可喜行之則无實願  
審于所言而謹于出令上皆稱善鄂之一軍其  
舟師蒙衝視諸營屯独雄且精每岁夏潦孔殷則樣  
于鄂之西浦霸降水落則樣于漢阳之刘洲明年復  
如初岁中在鄂者四閱月在漢阳者八閱月而守舟  
者不滿百人公之未至一夕火延其涯焚其四艘公  
至訪其利病有立亟言于朝請移一軍随舟决舍事  
下軍帥未嘗以火事聞怒公發之竟格不行許之  
于鄂相望于大江之南北故事汚守未嘗踰境至鄂

此十年間如有諂事諸部使者而越江者其始曰慶  
朔望其後曰受約束遂旦而往公至之初典謁以  
近比白公曰先是有不往者否曰无之公為書与諸  
公曰守臣出境非令甲也因不復進諸公聞有以公  
為傲者來索錢穀簿書宜坡出入以求公罪覩民无  
橫歛官无鐔属吏俸兵食给无虚月而公之俸不自  
与者余一岁於是敬欢諸公復表其治状公曰上章  
極言守臣渡江之弊  
孝宗大喜曰所未聞也有詔继今敢有謁与受者抵  
罪惟均改守二州丁通議公憂服除貧甚有房州別



駕虛位公欣然詣曹受署房陵與公所居相距三千里公畜弩以待母太碩人宋而匹馬之官守缺麻行府事動恤遠民專務惠養境因告旱公精意雲霓不崇朝而雨民皆欣然曰此趙公雨也丁太碩人憂服除將造朝一日

孝宗御華拱屏見文武後人盈庭天顏有喜因問班級中屬籍在列者若干人則曰死之于是愀然不怡即語侍從事宋室文孝政事可謂中殊之用者各二人吏部尚書蕭公遂首以公應書除知鄆州公見孝宗論事剴切上惠曰覩卿議論非苟合者即非所

以處卿當朕卿士即日除軍器少

監朝士相

慶以為得矣同年進士官于朝省者七人一日有陳郎中之喪七人致奠其一人參政蕭公以祭文屬公為之其文一日傳都下云在列未滿歲白丞相旬補外丞相以聞上畜之不可乃除湖南常平使者詳行上首問公曰何求去之力又曰湖南去朝之遠甚一路部使者之寄非輕卿宜廣儲積以備早戢醴茗之私鬻公對曰儲積一事臣敢不欽承天子休命也非也監惟產茗然戢之亦當以漸上喜曰卿言是也急則激之使亂矣朝士惜去置酒飲



餞瑜月公不可行又皆賦詩以詠訝其退勇守堅之  
節所部利病公至之日亟罷行之小歎公與連  
帥潘公時講求荒政發廩移粟民不流徙移江東常  
平使者未止改西外知宗司有季有教授官然有  
夫子廟而无礼事宗盟子弟无所观礼春秋上了附  
拜于郡庠公進諸生講季改之未周密者首論之曰  
季奉先聖而不祀可乎或曰礼器未具公計費召匠  
製冕并繪藻文郊助立治尊爵列磬管瑟柷卷卜牲  
檢明年服器既成先期躬率諸生致齋直序夜漏未  
尽十刻公夙興盛服將事陟降拜起沃盥奠瘞礼文

於繁盛於一時云未几即拜福建路提点刑獄公事  
建臺之始風采一新浦城果獄有以平民為大辟者  
其人誣伏其獄未上公平反之初且令免所居官一  
路奪服又劾師屬王次春于過密中呼營妓歌舞飲  
酒其人甚口人皆為公危之公不顧也竟墮其語穿  
而去未几請為祠官丞相京公鏡遺公書曰官有似  
祠官而祿差豐者帥司叅議官是也公肯俯而就乎  
乃俾食江西添參議之祿以便其里居之適焉少无  
官情年未三十即治別墅號曰南疇卷木成列松竹  
造天皆手植也一觴一談左琴右書飄然有遺世之



想不治生業老而益貧有問者公曰居閑食不足從事力難任吾故未能以此而易彼也

嘉泰二年四月二十三日以疾終于正寢官至朝請大夫賜紫金魚袋享年七十有五配任氏太平州通判望之女也封

宜人先一月卒年七十子四人公掄迪功郎贛州左司理參軍公括迪功郎吉州司戶參軍公哲將仕郎幼未名女四人長適從政郎向士充先公而七次適儒林郎王臧次適進士某次未嫁孫男二人長考法次未名孫女二人並幼公性淵靜不見澄核遇物傾

豁洞見表裏然剛而不褻介而不屋雖貴介公子而躍然退然若寒峻焉故其為詩平淡簡遠如清泉白石蒼松翠竹初無鈎章棘句之苦心而有絕塵拔俗之逸韻其文尤長于論事上前敷奏坦然練達灼然可行

孝宗恨見之晚方登進而浩然去之使上有用不盡之嘆天下賢之士大夫惜之云諸孤得卜以是歲十一月八日塋公于高安縣來賢鄉雲居山中主罔之原以宜人祔焉將辟公括移書且錄公之言行來請行狀公某之鄉舉明有司也狀之為宜門人通議大



夫寶文閣侍制致仕吉水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楊  
萬里謹狀

嘉定元年春三月男 長孺 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茂良 校正

誠齋集卷第一百十九



